

職官部_四

錄尚書

尚書令

僕射

吏部尚書

尚書

吏部郎

侍中

黃門侍郎

散騎常侍

給事中

中書令

中書侍郎

驃騎將軍

職官部

太常

衛尉

太僕

廷尉

鴻臚

司農

將作

光祿大夫

藝文類聚

太子詹事

太子中庶子

太子舍人

13

1758

11

藝文類聚

職官部^六 刺史 尹 太守 令長
封爵部 總裁封爵 親戚封 功臣封
遜讓封 外戚封 婦人封
尊賢繼繼封

43
1758
11

藝文類聚卷第四十八

唐太子率更令宏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 陵 王元貞校

職官部四

錄尚書
吏部尚書

尚書令
尚書

僕射
吏部郎

侍中
給事中

黃門侍郎
中書令

散騎常侍
中書侍郎

驃騎將軍

錄尚書

應劭漢官儀曰章帝詔曰司空牟融典職六年勤勞
不怠其以融爲太尉錄尚書又曰和帝策書曰故太
尉鄧彪元公之族三讓彌高海內歸仁爲羣賢首其

藝文類聚

卷第四十八

二宏達堂校梓

以彪爲太尉錄尚書事百官總已以聽又曰殤帝策書曰司徒徐防以臺閣機密施政牧守其以防爲太尉錄尚書事百官總已以聽又曰冲帝策書曰太尉趙峻二世常典機衡有匪石不貳其心大司農李固公族之苗忠直不回今以峻爲太傅固太尉叅錄尚書事又曰靈帝策書曰故太尉陳蕃忠亮謇諤有不吐茹之節司徒胡廣惇德允元五世從政今以蕃爲太傅與廣叅錄尚書事

王隱晉書曰賈充爲太尉錄尚書五年伐吳爲大都督吳平上遣侍中程咸犒勞增邑八千戶

晉中興書曰明帝后庾氏爲皇太后九月癸丑皇太后臨朝制司徒王導錄尚書事

沈約宋書曰高明永初三年尚書令揚州刺史徐羨之爲司空錄尚書事又曰孝武帝即位以大將軍江夏王義恭爲太尉錄尚書事又曰諸公錄尚書事古制也王肅解尚書納于大麓曰堯納舜於尊顯之官使大錄萬機之政案漢氏諸吏平尚書奏事後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平尚書事

傳暢故事曰何劭王戎張華裴楷楊濟和嶠爲愍懷太傅通省尚書事張華爲光祿大夫尚書七條事皆

詔而後行惠帝之世太保衛瓘太宰河間王顓太傅
東海王越皆錄三省尚書秘書事

表齊謝朓爲明帝拜錄尚書表曰升降玉階對揚休
命六轡在手千里何偕司會天官之統尚書百僚之
本宏之即庶績惟凝替之則彝倫斯斁修身踐言本
慙五美果行育德未階六正妄屬負圖之寄多謝五
仁之績操檣櫓於龍津荷梓梁於雲構無以輔位明
堂遺象麟閣

啓陳徐陵安成王讓錄尚書表後啓曰臣聞間平就
國乃盛漢之常儀邠霍無官實宗周之明典何則皇

季之重非待歷階王爵之隆自高羣辟况臣戢翼要
荒亟離寒暑進慙趙勝能定楚從退匪齊文馳免秦
厄固以內切皇心外貽家恥甘輸重餌降禮單于迺
城十五如諸和璧市鄉三十聊同寶劍武夫力而獲
諸原微臣還而反諸敵瞻言馬駿著隴右之功追念
曹彰克烏丸之虜前王子弟若此勲庸偏其反而豈
可勝愧

尚書令

漢書曰張安世字子孺少以父任爲郎因善書令給
事尚書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行幸河東亡書三篋

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才擢尚書令

漢雜事曰尚書黃香爲東郡太守乞留宿衛拜爲尚書令秩二千石

漢官儀職曰尚書令主贊奏摠典綱紀無所統秩二千石

東觀漢記曰侯霸爲尚書令深見任用樊準爲尚書令明習漢家舊事周密畏慎申屠剛爲尚書令謇謇多直言無所屈撓又曰永平七年宋均徵爲尚書令忠正直言數納策謀每駁議未嘗不合上意

張璠漢書曰左雄爲尚書令限年四十先試經然後舉孝廉

續漢書曰陳蕃出爲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徵爲尚書令送者不出郭門

百官表曰尚書令是謂文章天府銅印墨綬五時朝服納言幘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摠攝諸曹出納王命敷奏萬機書曰龍命汝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詩云惟仲山甫王之喉舌蓋此謂也

魏志曰明帝即位進陳嶠爲尚書令車駕常幸至尚書門嶠跪問帝曰陛下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嶠

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迴車而返又曰太祖進荀彧爲漢侍中守尚書令又曰裴潛爲尚書令奏正分職簡名實出事使斷官府者百五十餘條

費禕別傳曰禕代蔣琬爲尚書令以朝脯聽事其間接納賓客加之博奕不廢後董允代之旬日之間事多讐積允曰人之才力相懸若此

曹羲九品議曰尚書尊官也親作納言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

漢和帝南陽左雄爲尚書令天下皆慎選舉選舉所

知自其職也

山濤啓事曰尚書令李膺遷處缺宜得其人征南將軍羊祜體儀玉立可以肅整朝廷

王隱晉書曰樂廣爲尚書令所在無當時之功譽然爲後人所思又曰咸寧二年李膺爲尚書令雖歷職內外而在公退食家室至貧儉兒病無以市藥上賜錢十萬

齊職儀曰秦漢之世委政公卿尚書之職掌於封奏令贊文書僕射主開閉令不在則僕射奏下其事魏主重內職八座尚書任同六卿舜舉八元八凱以隆

唐朝令號八座爲元凱謂曰賢能用事義如昔也
箴晉摯虞尚書令箴曰舜納大麓七政以齊內成外
平風雨不迷補我袞闕闡我王繇王繇允塞四海咸
休雖聖雖明必賴良才無曰我智官不能任發言如
絲其出成綸千里之應樞機在身

碑後漢潘昺尚書令荀彧碑曰夫其爲德也則主忠
履信孝友溫惠高亮以固其中柔嘉以宣其外廉慎
以爲已任仁恕以察人物踐行則無轍跡出言則無
辭費納規無敬辱之心機情有密靜之性若乃奉身
蹈道勤禮責德後之事間匪云予克然後教以黃中

之叡守以貞固之直注焉若洪河之源不可竭也確
焉若華嶽之停不可拔也故能言之斯立行之斯成
身匪隆污直哉惟情紊綱用亂廢禮復經於是百揆
時序王猷允塞告厥成功用俟萬歲

表後魏溫子升臨淮王彧謝封開府尚書令表曰臣
道愧山東氣慙隴右激水弗功搏風無力但以平原
帶地資緒極天發趾自高理翮以遠出臨侯服旣乏
刺舉之能入踐帝闈又無應對之美空復受弋清廟
推轂朱門孝闕淚河功慚汗海大寶遠隆橫草未樹
顧以有涯願言知止又爲魏南陽王允寶拒讓尚書

令表曰臣聞立而託乘乃成致遠之功坐以運舟遂
有利涉之用若以輕任重課憑虛責實雖欲自勤終
焉靡效

梁范雲爲柳司空讓尚書令初表曰陛下繼明南面
復垂顯錄增榮益觀豈側身限而露不廣海塵不增
山微物知止敢忘自退誠以懷音感遇久妨彝序尸
祿昧寵取蹈風歌中寐軫心方食疑慮寧可冒釐綜
之重負學製之談將玷朝徽匪伊身議第二表曰臣
聞聖人在上愚智無以息隱天下有道方圓歸其能
是如以駑蹇之才不致問於千里瓦礫之質佇待價

於十城伏願陛下矜臣負乘之尤照臣匪飾之情迹
言觀用允授上才斂會流恩曲蠲下第則雲序斯平
彝章載穆

梁沈約拜尚書令到都上表曰竊位之譏允當斯責
王命私請有事相傾油雲湛露徒降旻昊之德弱縞
輕蟬不載丘嶽之重登階望席悅焉失步

北齊邢子才爲文襄皇帝讓尚書令表曰揚職萬機
揔任百揆想銜庶物準納羣僚何以助日月之光華
增天地之高厚反鑒取照匹此何難倒裳求領方之
爲易又表曰正以晝覽太山不假秋毫之察夜仰列

宿豈籍燭龍之明爵人以世既非盛德之舉公門有私故足陵夷之運

陳江揔讓尚書令表曰臣弱歲立朝本無奇志每謂任登常伯足承基緒值梁季不造牧拙人間東竄三江南徂百越不知秦漢十有七年心跡退黜平生畢矣但性疎懶不屑死增俯仰乖時人物多忤天飛踐祚寄隆重謬以商丘之木遂比舟楫之材燕岱之石混同瑚璉之器當由崇賢使舉早守名節竊以天府文昌萬方之藪天官冢宰無所不統禮革三獨事昭百揆曠職云久三十餘載一旦開置必資望實豈期

廷典私偏濫庸菲薄陛下聽覽餘辰曲垂昭納遂斯反汗高選具瞻則敝蓋敝帷使暮齒歲制月制賒臣皓髮不以一怠

啓陳江揔除尚書令謝臺啓曰竊以昔之冢司今日端揆頃同台袞無人則闕陛下將守安可叨賁謹當奏承夜月翼奉三思之旨聲寄浮雲方祈九天之路又除尚書令斷表後啓曰司會治本冢宰朝端摺紳所屬儀刑攸在皇代以來無人則闕陛下將備厥職用穆臣僚不容始自庸菲以謹物議當今藩翰至戚不無其才廊廟重臣亦有其器伏願檢俞往之則聞

平章之道公心布欵有理存焉

僕射

漢書曰僕射秦官也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自侍中尚書博士及駙宰武職官人皆有取其領事之號又曰鄭崇哀帝時擢爲尚書僕射數求見諫諍上初納用之每聞曳革履上歎曰我識鄭尚書僕射聲續漢書曰尚書僕射一人六百石令不在則奏下衆事

百官表注曰僕射一人銅印墨綬五時朝納言幘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建安以外執金吾榮劭爲尚書

左僕射僕射之有左右自此始也

鍾離意別傳曰意爲尚書僕射其年匈奴羌胡歸義詔賜縑三百匹尚書侍郎廣陵貫鄩誤以爲三千匹詔大怒鞭鄩欲死意入諫曰海內遐邇謂陛下貴徵財而賤人命數臣所不安明帝以意諫且鄩錯合大義貫鄩初大官賜酒藥詔謂意曰非鍾離尚書朕幾降威於此郎

魏志曰桓範薦徐宣爲僕射車駕幸許宣摠留事帝還主者奏呈文書詔曰吾省與僕射何異竟不視又曰陳泰爲尚書左僕射典選舉

晉諸公贊曰司馬珪時多令望早歷顯職晉受禪爲尚書左僕射時年三十七衆論以爲美
晉公卿禮秩曰司馬珪三十七爲尚書僕射魏晉以來或置左右或不置

世說曰周顗字伯仁過江積年恒大飲酒嘗經三日醒時論謂之三日僕射

王隱晉書曰太康元年以山濤清虛恬簡轉爲僕射齊職儀曰魏朝以尚書僕射毛玠領選曹

晉武以僕射山濤領吏曹後依擬至今或領焉

沈約宋書曰劉延孫爲尚書左僕射延孫疾病不任

拜起上使乘舩自清溪至平昌門入尚書下舍

墓誌梁沈約尚書右僕射范雲墓誌銘曰合契興王

匪勞物色乘風鬱起化成龍翼乃作喉唇帝猷必舉

乃作銓衡彝倫有序北京祖峻東川廻薄蘊吾名臣

終天靡作

表宋傅亮讓尚書僕射表曰自皇基肇創豫班策勛

纖善微績未聞朝野百揆治樞揔貳殷要誠非庸臣

所宜叨擬臣聞權衡旣懸錙銖靡遁厲驚習驥終莫

之近敗駕傷錦備之前誥必將上增國垢下招私黷

齊王儉讓左僕射表曰待臣於常均之外眄臣於代

僚之右親垂其章乘非其器霸府方隆超居元佐國
朝草昧叅贊百揆

梁沈約讓僕射表曰臣聞後壯休老上典所優晨行
暮息事身恒分若夫元黃未已非狄駕之衛筋力爲
用豈強飯之時養老杖鄉抑推前典服戎告謝親學
匪任宿肉極其虛億歲制防其不辜寔所以蠲假衰
疾收屏淪暮

梁張纘讓尚書僕射表曰加以矯心飾貌酷非所閑
不喜俗人與之共事雖復吐言如傷屈體無骨動容
竊斧猶成多憾曾闕如闕坐客恒滿情態叅差世塗

盈虛薏苡興謫舍塵見猜疑似雖分聖賢致惑人之
包藏山川非險況在於臣焉可證綜

陳徐陵讓左僕射初表曰臣聞七十三歲楊雄擬經
六十二年平津對策若斯強壯無歎耆老臣勵則胃
華軒冕才允卿相出納流譽朝野具瞻臣宏正國老
儒宗情尚虛簡元風勝業獨王當年臣種氣懷沈密
文史優裕東南貴秀朝廷親賢並見壯猷皆宜左執
若漢武好少則微臣已老若周文愛老則有此羣才
伏願天明更謀梓匠求其妙選稱是能官又讓右僕
射初表曰加以言尋盟好仍屬亂罹干零盜其牛馬

烏孫竊其印綬子卿茹雪叔向爲國雖獲東歸備離
此厄昔李廣遺恨不值漢初甯戚自歸悲逢堯換臣
隨望聖運實在權輿時參決勝之籌頗奏發兵之議
當塗錫舍非無董昭之誠典午禪文不降張華之
陳江揔讓尚書僕射表曰藻鏡官方品裁人物門驚
如市不慚屋漏心抱如水無欺暗室但屢淹星烏每
知忝素世網拘束事歸僊勉今此召會尤增據蒺藜
以端揆副職官稱師長革履升降傳呼寵赫儀刑朝
首冠冕彝倫兼復戶揔衡流匡佐繁俗忘膺重責必
踐危機

吏部尚書

魏志曰盧毓爲侍中在職三年多所駁易詔曰官人
秩才聖帝所難必須良佐進可替否侍中毓稟性貞
固心平體正可謂明試有功不懈于位者也其以毓
爲吏部尚書使毓自選代曰得如卿者乃可毓舉常
侍鄭冲帝曰文和吾自知之更舉吾所未知者乃舉
阮武孫邕帝於是用邕

袁子曰魏家置吏部尚書專選天下百官夫用人人
君之所司不可以假人者也使治亂制在一人之手
權重而人才難得居此職稱此才者未有一也

王隱晉書曰山濤爲太常遭母喪手植松柏詔曰今風俗凌遲豈宜鎮以退讓山太常雖在諒陰古人亦墨經從戎其以濤爲吏部尚書濤用人皆先密啓然後公奏又曰鄧攸遷吏部尚書牧馬於家庭妻自素食不受一飯於人

世說曰王濬冲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向二童是誰曰裴王客曰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賢當爲吏部尚書與爾時天下無復滯才

語林曰袁真爲監軍范去平作吏部尚書大坐語袁

卿此段還不失護軍表曰卿何事人中作市井

百官表注曰吏部尚書一人秩六百石掌選舉

齊祠

晉諸公贊曰李膺爲吏部尚書正身率職不撓故能行其所見遂刊定選例而著于令

沈約宋書曰蔡廓爲吏部尚書廓因傅隆問傅亮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亮以語錄尚書徐美之曰黃門以下悉以委蔡自此上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美之小字也選案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云紙尾又曰江湛爲吏部尚書家甚貧約不營求利餉饋盈門一無

所受無兼衣餘食常爲上所召值澣衣稱疾經日衣成後起又曰顏峻爲吏部尚書留心選舉自強不息任遇旣隆奏無不可謝莊代竣意多不行竣容貌嚴毅莊風姿甚美賓客喧訴常權笑荅之時人語曰顏竣嗔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

箴晉傳元吏部尚書箴曰明明王軌制爲九秩君執常道臣有定職各有攸司非用不愆昔舜舉臯陶而俊乂在官夔龍出入朕命周仲山甫亦允納言

誄齊上遲侍中吏部尚書何府君誄曰遠量夷雅淹姿英茂進德方新循名以舊分鑣先達爭驅俊秀匪

直羽儀實惟領袖知人斯哲在帝之難僉謂往諧是謂能官園阿望幣釣嶼投竿金張之貴允茲七侍有美一人柔貂三珥服冕乘軒鳴玉飛翠不貪爲寶貴而能貧唯靜是悅惟寂是珍履信茲從積善方慶如何斯德曾是知命彼高者天與人焉咏眇望周行式瞻林壑灑沃紛埃擯揚流俗言必元遠神唯珠玉色恬喜愠心豈榮辱

宋謝莊讓吏部尚書表曰招才琴釣之上取士歌牧之中終能克夷景命榮懷萬宇豈容先私首曲近有經過且不習冠制趙客興鑒未閒統馭鄭臣有規匪

瘳身譏

後魏溫子升廣陵王讓吏部尚書表曰假勢風雲非由羽翮徒得推遷就列僂俛當官曾無辟雍議禮之名詎有銅爵獻賦之敏而政本寔繁司會尤切抑揚智地用捨時流實當年之準的乃一世之權衡得其人則分職之任隆非其才則曠官之失起

梁任昉爲范雲讓散騎常侍吏部尚書霄城侯表曰夫銓衡務重關治隆替遠惟則哲在帝猶輕漢魏以降遠識經軌雅俗所歸唯稱許郭齊季凌遲官方淆亂草創惟始議存改作恭已南面責成斯在豈宜妄

加寵私以乏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求之公私授受交失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中或成軍河內或盛德如卓茂或師道如桓榮四姓傳祠已無定紀五侯外戚且非舊章而臣之所附唯在恩澤且去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耳今茲首夏將亞冢司雖千秋之一日九遷荀爽之十旬遠至方之微臣未爲速達

梁沈約爲褚炫讓吏部尚書表曰竊惟元素未辨必謬朱紫之察規矩或昧理喪方圓之功東西兩漢左雄孤絕於前南北二晉山濤莫嗣於後良由性藏於

貌才隱乎心楚越無以況其迥殊山川未足方其險阻雖復拂暗爲明免過生智亦何以登竒牧異離渭分涇

梁張纘讓吏部尚書表曰漢革民曹魏仍東掾毛孝先以清公見美盧子加以貞固任職降及晉代希覩其人樂彥輔雍容自守當時恨其寡譽山巨源意存賞拔不免與世浮沉鄧攸牧馬家庭何益心競之操卞壺如金丸在石未聞儉裁之功

梁王筠爲第六叔讓重除吏部尚書表曰臣聞剗犀截鴈必俟昆吾之鋒逐日追風信資伯樂之駿未有

駟駕蹇足而方騁遙塗採藝鋤刀而求其斷割伏惟則哲爲體事艱（歷）代明別攸竒義重前王必使玉石薰蕕區別靡雜涇渭（元）黃條流不爽自非伯豪之天下能稱仲子之時人歸德孝先之牧真抑僞巨源之黜惡舉善然後可以銓鏡流品平均衡石

陳江揔讓吏部尚書表曰竊以漢置五曹方今六尚魏隆八凱擬古六卿延喻喉舌遠膺樞斗至如東京西晉裴王仰首伸眉可得論列此矣但臣門基世緒晉宋以來內侍帷扆入尸衡尺或年甫將立或歲未強仕是以退思弱冠追傷疇昔早塵華任見知名輩

常謂忝竊匪朝伊夕豈期梁室多故有志無時平生
意氣颯爾零落特由邀奉嘉運千載一時惟奮寵靈
遂臻於此又爲沈尚書君理讓右僕射領吏部表曰
辛香以來安石以後遵其軌躅必大厦之棟梁揔其
寄任亦巨川之舟楫未有綿力薄材輕膺此舉

尚書

應劭漢官儀曰尚書唐虞官也書曰龍命汝作納言
朕命惟允

漢明帝詔曰尚書蓋古之納言出納朕命機事不密
則害成可不慎歟

韋昭辯釋名曰尚上也言最在上揔領之也辯云尚
猶奉也百官言事當省案平處奉之故曰尚尚食尚
方亦然

漢書百官表曰成帝罷中書官初置尚書員五人如
淳曰主天子文書曰尚書如王壻曰尚主
桓子新論曰堯言舜於大麓者錄天下事如今之尚
書官矣宜得大賢智乃使處議持平焉

謝承後漢書曰朱穆爲尚書謹言正直
華嶠漢書曰韋彪上疏曰欲急民所務當先除其患
其原在尚書典樞機天下事一決之不可不察

東觀漢記曰章帝東巡過任城乃幸鄭均舍敕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故時人號爲白衣尚書

續漢書曰李固上疏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北斗爲天喉舌尚書爲陛下喉舌

魏志曰陳羣爲尚書制九品爲官人之法羣所建

王昶考課事曰尚書侍中考課一曰掌建六材以考

官人二曰綜理萬機以考庶績三曰進視惟允以掌

讜言四曰出納王命以考賦政五曰罰法以考

典刑

會稽典錄曰鄭宏拜尚書郎舊典科滿補縣長令史爲丞尉弘奏以爲臺職位尊而賞薄人無樂者諸使

郎補縣令令史爲長上從其議自此爲始

齊職儀曰尚書六人品第三秩六百石進賢兩梁冠納言幘絳朝服佩水蒼玉執笏負荷

沈約宋書曰顧琛傳曰寺門有制八座以下門生隨入者有差不得雜以人士琛以宗人顧碩顧寄尚書張茂度聞名而去碩頭同席坐遣出凡尚書官大罪則免小罪則遣出出者百日無代人聽還本職

箴漢楊雄尚書箴曰允勅百工命作齋慄龍惟納言是機是密出入王命王之喉舌獻善宣美而讒說是折我視云明我聽云聰載夙載夜惟允惟恭故君子

在室出言如風

誄晉潘岳庾尚書誄曰寬而能懷威而不猛化行如形民應如影晷晷虛坐翩翩元幕几筵生塵空館廖廓

晉盧湛尚書武強侯盧府君誄曰湛罪重五嶽釁深四海身不灰滅延于家門方今斬焉在疾死已無日大懼先意遺烈將墜平地罔極之哀終不宣寫是以忍在草土之中撰述平素之迹篤生我君天挺賢俊宏聞大風光隆洪允蔚矣其姿綽乎其韻天不予晉厄運時臻陽九之會雖聖莫振君實振惶國難是圖

跋履山川東征西徂方協遐任言復皇輿不見楚申致命郢都往古來今自遠及近凡在喪親猶思俱殞况我荼毒靡經不盡日月逾邁寒暑代遷恩慈彌遠窮思日纏撰述遺跡臨文煩冤

陳江掄度支尚書陸君誄曰陸公國士之眷惠好之深臨喪能誄久願搖筆時事迫邇不惶削藁梁季適越未戢止戈陳世入仕累牽物役杼抽於懷三十餘載隋開皇九年於長安致仕懸車以洎就木何幾但東海成田南冠承繫龜山更徙空想吹笛之哀馬角徒生絕望通波之水嗚呼哀哉於是攬涕操觚乃爲

誅曰鴈行攸序龍作間才讓珠不拜錫劒恩來世故
天禍臣悲主辱露盡朝陽風驚夜燭悠悠世路辛苦
艱虞尋戈滿道曝骨交衢家無半菽地絕飛芻念羣
桑梓零落彫枯傷君井邑了盤崎嶇淒涼故友擗樹
遺孤臨穴別野撫襯長塗

梁張纘故左氏尚書忠子沈憎夏墓誌銘曰漸東振
古龜組三襲政若解繩吏如燥濕十升龍管四至九
卿居高首映比德霽明

表梁沈約讓五兵尚書表曰臣聞百舍之趙非宿春
所資千里之越豈一輦能沂何者裝輕適于路遠舟

弱疲於濟深醜貌悴容不藉鑒於溜水驚足蹇步終
取躓於鹽車

梁**丘遲**爲范尚書拜表曰昔滕公移晷於泗亭陳遂
留權於博進祿止一守官窮九列臣獲照秋陽取沃
淮海發蒙去吝已若松喬匪富伊榮須臾至此賞叅
十亂躬越五水歷覽前載孰與爲匹

梁蕭子範爲兄宗正讓都官尚書表曰納言之授皇
命所由五星懸曜差池紫宮之曲百官根本聯曹建
禮之內孔蔡詣博垂芳於兩京陳鍾令才比肩於魏
世逖望前英俯修薄義無尸素禮而絕祗奉

隋徐陵讓五兵尚書表曰臣聞仲尼大聖猶云書不盡言士衡高才當稱文不逮意臣比衰病自積思緒茫然頻託朋遊爲裁章表雖復陳琳健筆未盡愚懷孫惠辭人頗加煩飾所以高緬邈弗降昭回瞻拜綵綸更增憂億臣雖不敏弱冠登朝伊言承華豫遊多士晚逢興運爰濫寵私爾時四郊多壘七雄分爭國家制度日不暇給趙官論受命之宜隨邑奏升壇之禮而叅聞秘計弗解單于之兵飛箭馳書未動聊城之將不期枚乘老叟忽降時恩馮唐暮年見申明主擢宰京邑朝坐棘林遂致洛陽無雨非比長安多盜

其宜屏錮用寘嚴科猶處名僚久爲叨竊但著書天祿雖如劉向朔望登朝轉同王隱於其朽劣尚不從容司會文昌邈然非據

吏部郎

郭子曰許允妻阮德如妹允爲吏部郎多用其鄉里帝遣虎賁收允婦出閣戒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允至明帝核之允荅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願陛下檢校爲稱職與不若不稱臣宜受其罪旣檢校皆其人於是乃釋允舊服敗壞詔賜新衣初被收舉家號哭允新婦自云無憂尋還作粟粥侍

之須臾允至

魏志曰諸葛誕爲吏部郎有屬託則顯其言而承用之後有當否則云議其得失自是羣僚莫不慎其所舉

山濤啓事曰人才旣自難知中人以下情僞又難吏部郎與碎事日夜相接非但正當已乃當能正人

王隱晉書曰李膺爲吏部郎精慎選舉號爲廉平

山濤爲吏部郎文帝與書曰足下在事清明潔操邁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緡百觔穀二百斛又曰王戎名位清貴二十四爲吏部郎

晉中興書曰畢卓字茂世新蔡人少亦放達泰興末爲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取酒飲掌酒者不察執而縛之郎往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瓮側取醉而去卓嘗謂人曰右手持酒卮左手持蟹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又曰阮放與從弟孚齊名在銓管之任甚有稱譽性清儉終不治產業爲吏部郎不免饑乏王導庾亮以其名士給衣食放由是得立

王蘊別傳曰蘊字叔仁爲吏部郎欲使時無屈滯曾下鼓急出日迭乃至家去臺數里高褰車帷先後與

語不得進也一官缺者求者十輩蘊連狀呈宰錄曰
某人有地某人有才不得者甘心無怨

世說曰吏部缺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
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用裴又曰山公舉阮咸爲
吏部郎曰情真寡欲萬物不能移也

沈約宋書曰王微字景元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爲吏
部郎微與湛書曰君平生云我名者殺我身天爵猶
滅名安用吏部郎哉其舉可陋其事不經非獨搢紳
者不道僕妾皆笑之

表梁陸倕拜吏部郎曰銓衡庶品歷選賓僚阮盛真

素屢薦未登陸亮忠心裁居拜職自非季重清識字
文恬正可以區分管庫式鑒胥吏

梁王僧孺吏部郎表曰臣生輕飛籜品細疏壤寂寞
州閭取淪窒竇不自求於善管寧許人以能官從班
隨牒自安踈遠豈望翰飛終知跡滯一逢浸漉幾聞
昭晉假拙爲心變竒成偶寧爲天覆地長復與雨露
相滋秋成春發必如暄寒無爽自變况塗多超嵩鄧
屢考固其比越在累誠於可聞方愧朱紫永惜鈞衡
固惟許李終非王畢取其清尚同所經企求之碎密
寧可庶幾

梁任昉吏部郎表曰郎官之重千金非譬爰在前世
實光選造清通爲首終遂弗居深識爲度累薦無獲
承乏攝官顧知其望方今皇明御宇昇長咸亨涇渭
摺紳無謬衡石抑揚庶品亦自能官顧已循涯孰用
祇荷唯知死所未識所報

梁陸倕遷吏部郎啓曰臣器均濩落材同擁腫效非
積山勤垂附地自叨榮秩列裁移氣序而坐延曲私
遂被洪造自非割蚌識珠觀石知玉寧可以獲名理
俗見操敦教

梁王僧孺除吏部郎啓曰自一遇休明多逢渥澤出

斯溝壑置之霄漢清塗華轍叨廁累仍顯職名階俄
來倏至而智効必其無取尤怠忽焉已彰不意涵養
更滋蕩濡愈此始職樞華紛體相選知非腴族必待
俊民何言賤劣所或叨假循涯測限生所不勝瞻息
奉德死何能報

侍中

環濟要畧曰侍中古官也或曰風后爲黃帝侍中周
時號常伯者言其道德可常遵也

秦始皇復古冠貂蟬漢因而不改此內官侍帷幄受
顧問拾遺於左右出則負璽以從秩二千石

漢舊儀曰侍中無員或列侯將軍衛尉光祿大夫爲侍郎得舉非法又曰侍中左右近臣見皇后如見帝見婕妤行則對壁坐則伏茵也

應劭漢官曰侍中周官也金蟬有貂金取堅剛百鍊不耗蟬居高食潔自在掖下貂內勁悍而外溫潤侍中便繁左右與帝升降卒思近對拾遺補闕百僚之中莫密於茲秦始皇破趙得其冠以賜侍中

漢書曰桑宏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二爲侍中又曰霍去病以皇后姊子年十八爲侍中善騎射又曰留侯子張辟疆爲侍中年十五又曰孝惠帝時侍

中皆冠駢議貝帶傅脂粉又曰張安世子孫自宣元以來爲侍中又曰元帝以史丹爲侍中出則陪乘又曰侍中金敞與劉更生拾遺左右蕭望之周堪四人同心輔政又曰衛尉金敞病甚成帝拜子涉爲侍中使綠車載送衛尉府

載以皇孫車寵之

三輔故事曰金日磾忠勤守節七世爲侍中

魏志曰蘇則拜侍中與董昭同僚昭常枕則膝臥則推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又曰陳羣爲侍中領丞相東西曹掾

華陽國志曰譙隆爲上林令武帝欲廣上林苑隆言

堯舜至治廣德不務林苑帝後思其信徵爲侍中
益部耆舊傳曰蜀郡張寬漢武帝時爲侍中從祀甘
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
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
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女子見
文士傳曰張衡拜侍中恒居帷幄儀容諷議拾遺左
右

摯虞決疑要注曰漢末喪亂絕無玉佩侍中王粲識
舊珮始復作之今日玉珮受法自於王粲也

王隱晉書曰韋誕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

皆誕書也

七賢傳曰山濤太始七年爲侍中詔書曰濤清風停
履思心通遠宜侍帷幄盡規左右

顏含別傳曰顏髡字君道儀狀嚴整風貌端美大司
馬桓公歎曰廊廟之望喉舌機要

續搜神記曰程咸字延休其母始懷咸老公授藥與
之服此當生貴子晉武帝時歷位至侍中有名

於世

語林曰晉孝武好與虞嘯父飲酒不醉不出後臨出
拜殆不復起帝因呼人扶上殿虞侍中嘯父荅曰臣
位未及扶醉未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美之勅

左右疏其語

相書占氣雜要曰氣如連珠入闕門爲侍中

沈約宋書曰陸仲元者晉太尉玩曾孫也爲侍中吳郡太守自玩至仲元四世爲侍中時人方之金張二族又曰殷景仁遷侍中與王華王曇首劉湛四人並時爲侍中皆以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同升之美近代莫及又曰王僧綽遷爲侍中任以機密時年二十九始興王濬嘗問其年僧綽自嫌早達逡巡良久乃荅其謙虛自退若此

碑晉裴希聲侍中嵇侯碑曰夫君親之重非名教之

謂也愛敬出於自然而忠孝之道畢矣樸散真離背生徇利禮法之興於斯爲薄悲夫晉戈陽子嵇紹字延祖資乾剛之純粹體中和之淑虛少有清劭之風長懷宏仁之度加以通朗掩濟靡木不經學爲儒宗庶績光被弱冠登朝則敷文秘閣晚節強仕則納言樞極太安之初權臣擅命皇輿親征次於蕩陰六軍奔攻兵交御輦紹儼然端冕正色以扞鋒刃遂殞命于御側忠誠感人神義聲振四海銘曰二儀肇建君臣攸序戡戡侍中應期作輔外播仁風內舉心膂執慈弗勇靡仁不武見危授命背生殉主確乎其操邈

乎其崇矯矯王臣憲慈遺風在親成孝於敬成忠
宋傅亮侍中王公碑曰體亞黃中道及微管元勳盛
德光于晉載于時運距無妄陵夷有漸至于兵纏象
魏壘結四郊公以民望晉朝居疑間之際懷方履順
處艱以貞顛沛不能迴其操彊禦無以蕩其守鑠矣
公侯乘和挺生識深冬潭文艷春榮爰初素履好是
冲默亦既端委振風育德

墓誌宋孝武故侍中司徒建平王宏墓誌曰含榮幼
耀膺和早慧徘徊天人優遊經藝鴻沴纔流皇根中
絕體孝盡性懷追孝烈反我宸居毀網更結管機疑

務端朝贊契召輝才融士穎風折秘路長陰昭塗永
滅

梁元帝侍中新渝侯墓誌銘曰爰始降神誕茲初載
方琮有燭圓珠無類義若聯環文同藻繪三分竹使
再徙建旗朱帷自舉白鹿隨車武實威邊文能懷遠
乍歌去速時謠來晚昔我往矣千駟連輶今茲旋旆
雙鴈隨舟山迴素旒水道丹旒寂寥原野搖落徂秋
又侍中吳平光侯墓誌曰惟嶽降神表山甫之德敬
如君所顯成季之徵潔靜精微岐嶷天挺學無義府
談均理窟歷太子洗馬八人掌藉爲崇賢之領袖五

日來朝冠承華之楷模遷豫章內史法并鳶峯甘露
歲下蕭崖鶴嶺連理成陰徵爲太子左衛率邁疾歎
于道頗類陶基民號無比取譬羊祜巷哭荆南副軍
早垂隆眄憫其石火瞻斯翠蓋忽變丹旒方便桓侯
石椁載銘盛夏滕令佳城式鐫韶漢

陳江揔故侍中沈欽墓誌曰早結南陽之親致興沛
市之後四埏多難三江屢梗君敦_淳化以勵澆風庶
滌清流以蕩濁俗早邁紫雲萍濡碧海奮里閭之寵
躍車馬之貴晒竇氏之青山恥郭家之金穴

_誄魏陳王曹植侍中王粲誄曰惟建安二十三年

王君夢皇穹神察哲人是恃如何靈祇殲我吉士誰
誦不痛早世即冥誰謂不傷華孕中零存已分流天
墜同期朝聞夕沒先民所思何以誄德表之素旌何
以贈終哀以送之強記洽聞幽贊微言文若春華思
若涌泉發言成詠下筆成篇吾與夫子義貫丹青庶
幾遐年携手同征如何奄忽棄我宿零

_表梁任孝恭爲羊侍中讓表曰搏風扇翮不覺高升
繫水揚鬚遂迷遠大猶願長城巨防射魯仲之書白
羽朱旗振武安之几深入五千張空拳以報主橫行
十萬勒燕嶺而酬君

梁丘遲爲范衛軍讓梁臺侍中表曰是以懷鉛舂歲
不以隕穫累心躡履晚坐豈以克詘在念易農伊泰
仕焉已幸遂復分竹九疑擁旄百越值天地中開神
武再廓麻絲是蓄管蒯靡遺今霸運肇基四海明目
樞捷規獻寔在得人况處庸微何用膺荷又爲何尚
書重讓侍中領驍騎表曰臣擢自散輩之中真彼周
行之上旣慙伯蒙使天下慎選又垂平叔令内外得
人且玉壺獨掌見榮昌期當尺可叅必簡英俊

梁王筠爲從兄讓侍中表曰至如元勳舊儒之胄積
德累仁之基九世七葉之華相韓事漢之資不然則

子駿之學洞古今平子之思侔造化仲宣之言辯識
無滯次重之解經不窮然得可以喻旨公卿問對帷
展陪六尺之身通四方之意求之微臣此塗頃隔
梁任昉爲王思遠讓侍中表曰行則六尺之內陪接
天光語則親璽申命誠信區宇獻可替否出納惟幾
敷表白於聲華之上進讓於玉堂之下金遷七貴之
茂玉粲二公之孫雖復仲蔚孤緒元卿未名不階民
譽妄承典私者也

北齊邢子才爲彭城王韶讓侍中表曰貂鼯映首日
在前冠蓋庶僚跨躡多士雖智慙量力明闕自知

仁梁之譏無得誼華之議素食之責豈須嚙嗜之口
何悟天之情眷復延今寵遂摠錄百揆寅亮萬機文
昌治本得失所繫用才長短隆替何容以斯豈得用
膺茲忝

啓梁陸倕張侍中啓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實欲強
飯據鞍自窮心力濡足磨頂少報洪私徒課虛無空
延鍾箭不悟爰降曲慈復叨清顯職司近切任掌摠
綸魏選異才漢求高德官次恪居鮮非民譽仰瞻內
省無一可階

黃門侍郎

漢書百官表曰中黃門有給事黃門位從將軍大夫
皆秦制

漢書曰張禹爲太傅有疾成帝臨視拜於牀下禹有
少子在側目之帝知其意於前拜黃門侍郎又曰劉
向字子政宣帝時以中郎爲給事黃門侍郎又曰董
賢字聖卿雲陽人爲太子舍人隨太子宫爲郎二歲
爲賢傳漏在殿下爲人美麗白晳哀帝望見悅其儀
貌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耶因引上與語拜爲黃
門侍郎又曰楊雄成帝時爲郎至平帝猶爲黃門侍
郎

漢舊儀曰黃門郎日暮入對青瑣門名曰夕郎

三輔決錄曰杜恕字務伯拜黃門侍郎每直省閣威儀矜嚴又曰卓茂字子康元帝時遊學長安以儒行為給事黃門郎又曰馬后志在克已輔王不以私家干朝廷兄爲虎賁中郎將弟爲黃門郎訖永平世不遷

魏略曰董遇字季直爲黃門侍郎旦夕侍講爲天子所愛信又曰王粲字仲宣山陽人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又曰夏侯元字太初少知名弱冠爲散騎常侍黃門侍郎嘗進見與皇

后弟毛曾竝坐元恥之不悅形之於色明德恨之左遷爲羽林監又曰鍾毓年十四拜散騎侍郎遷黃門郎

英雄記曰曹純字子和年十六爲黃門侍郎

任嘏別傳曰嘏字昭先魏文帝以嘏爲黃門郎每納忠言輒手懷其本自在禁省歸不書封文帝嘉其淑慎

王隱晉書曰張華爲黃門侍郎博覽圖籍四海之內若指諸掌世祖問華長安千門萬戶畫地便成

齊職儀曰給事黃門侍郎四人秩六百石武冠絳朝

服漢有中黃門位從諸大人秦制也與侍中掌奏文案贊相威儀典署其事

沈約宋書曰給事黃門侍郎秦官也有事郊廟則一人持蓋與侍中俱管門下眾事

墓誌梁元帝黃門侍郎劉孝綽墓誌銘曰蔡墨攸陳有草有茵梁荆世積或魏或秦積善餘慶時推俊民孝乎惟孝其德有鄰曰風曰雅文章動神鶴開阮瑀鵬翥楊循身茲惟屈扶搖未申人罔石火山有楸椿佳城無曙寒野方春

課宋謝莊黃門侍郎劉琨之誄曰秋風散兮涼葉稀

吳洲兮謝江幾瞻國門兮聳雲路睇舊里兮驚客衣魂終朝而三奪心一夜而九飛過建春兮背闕庭歷承明兮去城輦旌徘徊而北係轡逶遲而不轉挽掩隧而辛嘶驥含愁而鳴俛顧物色之共傷見車徒之相泣

散騎常侍

應劭漢書曰秦官及漢置散騎及中常侍各一人獻可替否也

華嶠集曰散騎以從容侍從承答顧問爲職又掌贊詔命平處文籍故前世多參用言語文學之士

王隱晉書曰鄭默爲散騎常侍世祖祀南郊侍中已陪乘詔曰使鄭常侍默曰卿之何以得參乘昔州內舉卿相輩常愧有累清談

七賢傳曰阮籍高貴卿以爲散騎常侍非其好也

晉中興書曰庾闡有文章才義議者以爲宜綜國史於是召爲散騎常侍又曰謝萬升平五年詔曰前西中郎萬才義簡亮宜居獻替其爲散騎常侍

墓誌梁元帝散騎常侍裴子野墓誌銘曰幾原博聞裁爲典墳比良班馬等麗卿雲董籍旣別涇渭以分聖皇御極欽賢肝顧儲后持聖降情文苑旣匹嚴朱

復同徐阮如何不愁十期不遠

誄晉潘岳散騎常侍夏侯湛誄曰英英夫子灼灼其雋飛辯摘藻華繁玉振疇昔之遊二紀于茲班白攜手何歡如之居吾語爾衆不勝悲人惡俊異世疵文雅執戟疲楊長沙投賈無位爾高恥居物下子乃洗然變化易容慨然歎曰道固不同爲仁由已匪我求蒙誰毀誰譽何去何從莫涅匪緇莫磨匪磷子獨正色居屈志申我聞積善神降之吉宜享遐紀長保天秩如何斯人而有斯疾曾未知命中年殞卒

晉劉琨散騎常侍劉府君誄曰爰自上葉帝堯之胤

堂堂漢祖豁豁高韻茂載孝景克紹前訓穆矣靖王
開國作鎮惟祖惟父乃光有晉積行累仁世篤忠順
是用感和誕育奇儁叔質英挺金聲玉振嗟乎君侯
仍寢斯疾命不可延中年殞卒衝廳摧華閭風彫實
如可贖兮人百其質存若燭龍銜曜沒若庭燎俱滅
搢紳頽範於高模邦國彌悴於隕哲

表陳徐陵讓散騎常侍表曰臣聞五十知命宗師之
格言六百辟滿通賢之高槩昔墨子諸生褰裳求楚
魯連隱士高論却秦况乎謬蒙知己（幸）無感激洪私
過誤寘以通班司憲文昌遂諧常伯今者昆吾小器

諦視不見（元）黃均天並奏靜聽能聞鐘鼓雖神農分
藥岐伯提針冥衆因緣難可匡救陛下嗣臨寶（慰）光
闡大猷屬意銓衡留情標棧燕臺裝玉儻不精真齊
客吹竽諒宜澄簡南郊奉乘當求部黜之才西省文
辭應用羅舍之學

給事中

東方朔記曰東方朔爲中郎賜帛百匹拜給事中
漢書曰蕭望之元帝詔望之傳朕八年可賜爵關內
侯給事中

漢書百官表曰給事中亦加官或大夫博士議郎掌

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

胡廣曰給事中常侍從左右無員位次侍中之下常侍或名儒或國親

漢書曰劉向字子政諫議大夫給事

魏略曰邯鄲淳字子淑黃初初爲博士給事中

束皙集曰員外侍郎及給事中皆是帝室茂親或貴游子弟

晉武帝詔燕上臨陳劭清貞廉潔博通六籍宜在左右以敦儒訓可給事中

荀綽兖州記曰袁淮字孝尼有俊才太始中爲給事

中

誅宋顏延之給事中楊瓚誄曰瓚少稟志節資性忠

洎永初之末佐守滑臺獯虜間釁剝司袞瓚立乎

將帥之間以緝華裔之衆疲困相保堅守四旬兵盡

器竭弊於旗下非夫貞壯之氣勇烈之志豈能臨死

殉義以死償節者哉之子間立績宋皇如彼竹柏負

雪懷霜如彼駢駟親駟衡驤邊兵喪律王略未恢函

陝湮阻纏路蒿萊朔馬東驚胡風吹埃帝圖斯難簡

生授才實命楊子佐師危臺過矣獯虜乘障犯威鳴

騏厲霜羽鏑高輦軼我河縣俘我洛畿攢鋒成林投

鞍爲圍師老變形地孤援闊卒無菽麥馬乏芻秣烈烈楊子在困彌達力雖可窮氣不可奪義立邊疆身終鋒楯

中書令

漢書曰馬遷旣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在職

臧榮緒晉書曰潘尼性澹退唯以著述爲事永興末爲中書令

晉諸公贊曰疎准爲中書令張華爲監准與華俱處機密而准崇之每至宣日有詔書無大小輒先示華了不厝意華得詔書不以示准又曰懷帝以繆播爲

中書令朝事莫不諮之人君之所取信於臣下無以尚也

晉中興書曰肅祖以溫嶠爲散騎常侍侍講大寧初手詔曰卿旣以令望中允之懷著於周旋且文清而旨遠宜居深密今欲以卿爲中書令朝論亦咸以爲宜又曰顯宗加王洽中書令帝曰敬和清裁貴重昔爲中書郎吾尚小數呼見意甚親之今以爲中書令欲共講文章之事也又曰褚裒授衛將軍中書令以中書銓管詔命不宜以親居之固讓

檀道鸞陽秋曰溫嶠爲中書令詔曰中書之職酬對

多方斟酌禮宜非唯文疏而已非望士良才何可妄居

王導表曰臣乞得除中書監專壹所司竭誠保傳惟力是視詔曰昔荀公曾從中書監爲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恚云奪我鳳皇池卿諸人賀我耶願足下處之勿疑

王琰別傳曰琰字季琰詔曰新除侍中王琰才學廣瞻理識清通宜處機近以叅時務其以琰爲長兼中書令

沈約宋書曰傅亮永初元年爲太子詹事中書令專

典詔令以亮任揔國權聽於省中見客神虎門外每旦車嘗數兩

世語曰司馬景王令尚書令虞松作表輒不可意令更定松思竭不能改鍾會爲定五字松悅服焉

墓誌梁簡文帝中書令臨汝靈侯墓誌銘曰昔太祖時其惟宣武講道開天儀蒿作輔是曰邢第籍規承矩如康嗣衛以禽居魯息轡巖隈塗窮夜臺靈檐永闐松路方開草茂故轍松挿新放月明泉暗暑往寒來

梁元帝中書令庾肩吾墓誌曰荆山萬重地產卞和

之玉隋流千仞水出靈虵之珠故能胤茲屈景育斯
唐宋掌庚命族世濟琳琅遂昌開國蟬聯冠冕父易
高尚其道遁肥貞吉關吏早逢威表真人之氣少微
晚映還彰隱士之星肩吾氣識淹通風神閒逸鍾鼓
辭林笙簧文苑入爲度支尚書任同北斗錫韓稜之
劒朝此南官識鄭崇之履余以其爲人也瑚璉之器
無慚垂棘杞梓之材有均廊廟故贈散騎常侍蓋旌
賢也

梁張纘中書令蕭子顯墓誌曰君狀貌^上壑風神磊
落閒瞻動于容止英爽發於流眄筆鋒席上皆如素

蓄切問近思見稱閑敏帝嘗顧問君曰我撰通史若
成衆史可廢乃荅詔曰仲尼贊易道黜八索述職方
除九丘聖制符同復在茲日儲君毓德少陽情協陳
阮親妙思式表^元石

^表宋謝莊讓中書令表曰伏惟陛下登取震維臨齊
璿政澤與風翔恩從雲動臣聞璧門天邃鳳沼神深
絲綸王言出納帝命自非望允當時譽宣庠塾未有
謬垂曲寵空席茲榮在於平壯猶不可免况今綿痼
百志俱淪

中書侍郎

魏志曰明帝舉中書郎謂吏部尚書盧毓曰得其人
與不得其人在盧生爾選舉莫取有名如畫地作甃
不可噉也毓舉韓暨暨敦篤至行帝乃用也

王隱晉書曰華表子簡字奉駿有智器文藻官至中
書郎又曰陳壽舉孝廉爲著作郎與張華友善華當
啓轉中書郎荀勗黨疾壽華語吏部出爲長廣太守
臧榮緒晉書曰夏侯孝若爲野王令居邑累年朝野
多歎其屈除中書郎

曹嘉之晉紀曰汝南史曜爲山濤所知曜字季茂父
爲征南府小吏鄉人周浚一見曜而友之配之妹官

至中書郎

沈約晉書曰裴潛風神高邁爲中書郎出入禁門見
者皆肅然改容

晉中興書曰范甯爲臨淮太守徵拜中書郎專掌西
省以職在機近固辭不許多所獻替有益治道

晉起居注詔曰今之士大夫多不樂出宰牧而好內
官今皆先經外郡治民著績然後入爲常伯中書郎

沈約宋書曰王微與弟綽書曰闔門皆蒙時私吾高
臥家巷遂至中書郎此足以闔棺也

王濛別傳曰濛爲中書郎在職四年首尾如一人難

與比肩故也

詩齊卞伯玉赴中書詩曰大方信苞容優泥遂不以躍鱗經鳳池揮翰紫宸裏

表梁庾肩吾爲寧國公讓中書表曰臣聞陟彼太行伯后之車屢怠望慈吳坂少游之馬體進是知美非流水立致摧轅駮扉浮雲便期填轡起登天漢寧陪九萬之風坐濟星橋非使千年之翼豈有功稱辯慧足對元禮弱標後穎能嘲子叔玉重組長空見休寵深宮邃宇孰知懷憂

驃騎將軍

位次丞相

漢書曰武帝以霍去病爲嫖姚校尉征匈奴累有功寵冠羣臣始置驃騎將軍秩與大將軍同

韋昭辯釋名曰驃騎將軍車騎將軍秩皆比三公辨云此三將軍秩本二千石

百官表注曰驃騎將軍漢官也長史司馬各人金章紫綬五時朝武冠佩山玄玉光武中興諸將皆稱大後天子既定武官悉省

東觀漢記曰其將軍不常置比公者又有驃騎將軍建武二十年復置驃騎將軍位次公有長史一人又曰光武以景丹爲驃騎將軍又曰明帝詔曰東平王

蒼寬博有謀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其
以蒼爲驃騎將軍又曰永平二十五年左中郎將劉
隆爲驃騎將軍即日行大將軍事

魏志曰王昶距母^上儉進位驃騎將軍

世說曰何驃騎第五以高情避世而驃騎勸令仕對
曰然第五之稱何必驃騎

誄晉張華魏劉驃騎誄曰昔在殷周惟伊惟呂穆穆
公侯紹茲勳緒如何上天殲我鼎輔金剛玉潤水潔
冰清郁郁文彩煥若朝榮功遂身退致仕懸輿志邈
留侯心邁二疎風凜凜以翼衡雲霏霏以承蓋旒聯

翩以飄颻旌繽紛以奄薄

表梁簡文帝讓驃騎揚州刺史表曰常願親侯就列
希同特進之班角弓還地不競龍驤之賞天澤無涯
名器揔集竊以驃騎之官旣爲上將神州之重實號
中士故以彈麾六戎冠冕九牧豈止可隸絳節金吾
提騎況復任揔皇畿位重連率何則驃騎之號^歷選
爲重元狩之中始自去病永平之建特授劉蒼齊憲
爲公主所申吳漢因羣臣之舉

藝文類聚卷之四十八

華陽張孝楷校字

藝文類聚卷第四十九

唐太子率更令宏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

陵

王元貞校

職官部五

太常司農

衛尉將作

太僕廷尉

鴻臚

太子詹事
太子舍人

太常

尚書曰伯夷秩宗典朕三禮

周官曰春官宗伯掌天地神祇

漢書曰太常秦官掌宗廟禮儀

漢官典職曰惠帝改太常爲奉常景帝復太常蓋周

官宗伯也

漢書解詁曰太常社稷郊時事重職尊故在九卿之首

衛宏古文官書曰太常主導贊助祭皆平冕七旒元上纁下畫華蟲七章漢陵屬三輔太常月一行

史記曰叔孫通爲奉常賜金五百斤通因進言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爲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爲郎通出皆以五百金賜諸生諸生曰叔孫生聖人也知當世務

漢書曰武帝元鼎二年廣安侯任越人爲太常坐廟

酒醉論又曰武帝元封四年鄒侯蕭壽成爲太常坐犧牲不如令論又曰孝武帝元朔元年孔臧爲太常坐南陵橋壞衣冠道絕免

續漢書曰太常卿每祭祀先奏其禮儀及行事賞罰天子每選試博士奏其能否

華嶠後漢書曰劉愷爲太常論議常引正大議諸儒爲之語曰難經伉伉劉太常

東觀漢記曰桓榮爲太常上幸太常府榮東面坐設九賓會子郁以明經復爲太常

應劭漢官曰周澤爲太常齋有疾其妻憐其年老被

病闕內問之澤大怒以爲于齋掾更爭之不聽遂收
送詔獄拜自効謝論者譏其激發不實又諺曰居世
不諧爲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
一日不齋醉如泥

益部耆舊傳曰趙典爲太常雖身處上卿而布被瓦
器

齊職儀曰太常卿一人品第三秩中二千石銀章青
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王朗云西京太常
行陵赤車千乘

贊晉潘岳故太常任府君畫贊曰堂堂我君鑒象開

慶逸德宣猷含真履素味道無悶守終純固弓輿爰
集撫翼清舉翰飛公庭龍升天路初掌萬國流化千
里遂管秘籍辯章舊史入登常伯出作卿士外內惟
允庶績咸理中節日新令問不已濟濟儒林翼翼
晉孫綽太常碑贊曰海岱協靈育此多士戔戔君侯
東國之紀金德發耀英風飭起文齊游夏行儔魯史
有邇其升令問不已人亦有言德崇譽高東帛旣言
旌節仍招儀刑朝堂流風丹青將振華袞永煥皇朝
上帝靡監曾不遐齡衛霍頽鎮哲人其傾邦國殄瘁
搢紳喪情仰拜高範永播休聲

漢楊雄太常箴曰翼翼太常寔爲宗伯穆穆靈祇
寢廟奕奕稱秩元祀班于羣神我粢孔蠲匪愆匪忒
公尸攸宜無曰我材輕身恃巫東鄰之犧牛不如西
鄰之麥魚秦殞望夷隱斃鍾靈常臣司宗敢告執書
墓誌梁元帝太常卿陸倕墓誌銘曰如金有鑛如竹
有筠體二方擬知十可鄰兩升鳳詔三侍龍樓南皮
朝宴西園夜遊詞峯颺豎逸氣雲浮日往月來暑流
寒襲東耀方遠北芒已及墜露曉團悲風暮急
梁沈約太常卿任昉墓誌銘曰天才俊逸文雅宏備
心爲學府辭同錦肆含華振藻鬱焉高致川谿望歸

岩阿待闕幽光忽斷窮燈黯滅爾有令問蘭薰無絕
表梁陸倕爲王光祿轉太常讓表曰昔者楚德方盛
孫淑濯衣漢道克隆王陽結綬故拜命無辭受爵不
讓况宗卿清重歷選所難漢晉以降莫非素範辭爵
則張奮讓封則丁鴻劉愷潘尼之文雅深純華表之
從容退默自此迄茲風流繼軌以臣况之曾無等
陳沈炯爲周宏讓太常表曰臣聞玉爲彫楹不數材
於蟠木丹成繡黼豳襲冕於蘿薜何則適用各有所
宜朝野不可一指叔孫之分定禮儀倍資典實刁協
之躬爲唱引豈易其儀賓主闕對封禪失儀責以司

存云誰之咎况南史執簡轉見違主曾言必書尤輕
妄冒

傳梁王僧孺太常敬子任府君傳曰恥一物之不知
惜寸陰之徒靡下帷閉戶投斧懸梁雖元晏書淫文
勝經溢康成之忽忘所往公叔之顛墜礪岸無以異
也若夫天才卓爾動稱絕妙辭賦極其清深筆記尤
盡典實若問金石以注河海少孺迷而未工長卿工
而未速孟堅辭不逮理平子意不及文孔璋傷於健
仲宣病於弱其有集論尚書窮文質之敏駐馬停信
極疊疊之功莫尚於斯焉君職等曹張聲高左陸時

乃高闕雪宮廣開雲殿秋窓春戶冬燠夏清九醞斯
浮百羞竝薦雲銷月朗聿茲遊客朋來旅見辭人才
子辯圃學林莫不含毫咀思爭高競敏乃整袂端襟
翰飛紙落豪人貴仕先達後進莫不心服貌慚神氣
將軍顧余不敏廁夫君子之末可稱冥契是爲神交
二三君子唯以從游日暮亭號昭仁庶子雲咫尺康
成斯在借此嘉言將無絕乎千載

衛尉

漢書曰衛尉秦官掌宮門衛屯兵景帝初更名中大
夫後元年復爲衛尉

漢官解詁曰衛尉主宮闕之內衛士於垣下爲廬各有負部凡居宮中者皆施籍於門案其姓名若有醫巫僦人當入者本官長吏爲封啓傳審其印信然後內之人未定又有籍皆復有符符用木長二寸以當所屬官兩字爲鐵印亦太卿炙符當出入者案籍畢復齒符乃引內之也其有官位得出入者令執御者官傳呼前後以相通從昏至晨分部行夜夜有行者輒前曰誰誰若此不解終歲更始所以重慎宿衛也
東觀漢記曰光武二十三年太尉鮑昱兼衛尉永元二年司徒丁鴻兼衛尉

魏志曰辛毗爲衛尉清平與徐邈胡質皆憂國忘私不營產業賜穀二千斛錢三十萬布告天下又曰田豫爲升州刺史徵爲衛尉屢乞遜位司馬宣王以豫克壯書豫未聽豫書荅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鍾鳴漏盡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引疾拜太中大夫
沈約宋書曰南郡王義宣子恢爲侍中領衛尉晉氏過江不置衛尉世祖欲重城禁故復置衛尉自恢始也

箴漢楊雄衛尉箴曰茫茫上天崇高其居設置山險畫爲防禦重垠累垓以難不律闕爲城衛以待暴卒

國有以固民有以內各保其守永修不敗

〔碑〕後漢孔融衛尉張儉碑銘曰其先張仲實以孝友左右周室晉主夏盟而張老延君譽於四方君稟乾綱之正性蹈高世之殊軌水潔淵清介然特立雖史魚之勵操叔向之正色未足比焉中常侍同郡侯覽專權王命豺虎肆虐威震天下君以西都督郵上覽禍亂凶國之罪鞠沒賦姦以巨萬計俄而制書案驗部黨君爲覽所陷亦章名捕逐當世英雄受命殞身以籍濟君厄者蓋數十人故克免斯艱旋宅舊宇衆庶懷其德王公慕其聲州宰爭命辟大將軍幕府公車特

就家拜少府皆不就也復以衛尉徵明詔嚴切勅州郡乃不得已而就之銘曰桓桓我君應天淑靈皓素其質允迪忠貞肆志直道進不爲榮赴戰騎臣發如雷霆凌剛摧堅視危如寧

太僕

漢書百官表曰太僕掌輿馬屬官有大廐未央廐象馬三令又車府路輅騎馬四令又龍馬橐泉駒駼承華五監長承又邊郡六牧師苑令各三承又牧橐昆蹄令丞皆屬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家馬爲厶馬駐乳取其汁駟治之味酢可飲因以名官也

文類曰所主摠飼雜合非上選所別異之馬也甬晉
洞主乳馬韋革爲夾兜受數升盛馬乳飼取其上肥
因名飼馬令梁州亦名馬駱爲酒馬

漢舊儀曰太僕帥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以郎爲
苑監官奴婢三萬人分養馬三十萬頭擇取給六廐
牛羊無數以給犧牲

漢書曰灌嬰自上初起沛常爲太僕竟高祖世以太
僕事惠帝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
嬰與東牟侯入清宮以天子駕迎代王共立文帝後
爲太僕

東觀漢記曰祭彤字次孫旅力過人嘗貫三百斤弓
入爲太僕從至會明帝指子路室曰此太僕室也
續漢書曰趙岐字臺卿獻帝以爲太僕持節安慰天
下

王隱晉書曰武帝以羊琇爲太僕卿遜位加特進
晉諸公贊曰郭展爲太僕留心於養生是以廐馬充
丁其後征吳得以濟事

帝王世紀曰穆王即位命伯嬰爲太僕今尚書君牙
伯冏二篇是也

箴漢楊雄太僕箴曰肅肅太僕車馬是供鏘鏘和鸞

駕彼時龍昔在上帝巡狩西宅王用三驅前禽是失
廐多肥馬野有餓殍僕臣司駕數告執皂

誅晉傳元永寧太僕龐侯誅曰蒸蒸孝敬行著閨庭
如蘭之芳如金之貞在亂不回處暗斯明仁象春日
威配秋霜慈恩雨施惠化風揚嘉善獻親疾惡若讎
品定人倫清濁異流將繼四祖世據削定天假其年
主優其祿等勲伊呂比壽東嶽

廷尉

韋昭辯釋名曰廷尉縣尉皆古官也以尉尉民也
尚書曰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

文子曰臯陶喑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乎言者
也

韓詩外傳曰晉文公使李離爲大理過聽殺人自拘
廷尉請死於君君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罪
非子之罪也李離曰法失則刑刑失則死遂伏

劍

漢書曰廷尉秦官掌刑辟有正左右監景帝中六年
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復廷尉又曰下邳翟公爲
廷尉賓客填門及罷門外可設雀羅後復爲廷尉乃
署其門曰一炊一生乃知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一貧一富乃知交態又曰張釋之爲廷尉上行出中

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
廷尉釋之奏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釋之曰廷尉天
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得措其
手足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又曰于定國爲廷尉朝
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
尉民自以不冤又曰朱博遷廷尉恐爲官屬所誣召
見正監典法掾吏謂曰廷尉本起於武吏不通法律
然廷尉治斷獄以來且二十年亦獨目剽日久二尺
律令人事出其中掾吏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
議難知者數十事特以問廷尉得爲諸君意覆之正

監即共條白博博皆召掾吏爲平處其輕重十中八
九官屬咸服又曰文帝初立河間守吳公治天下第
一故與李斯同邑乃徵吳公爲廷尉

華嶠後漢書曰河間吳雄以明法律桓帝時自廷尉
致位司徒雄子訢孫恭三世爲廷尉以法爲名家又
曰郭躬爲廷尉正遷廷尉家世掌法凡郭氏爲廷尉
者七人

新序曰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公正而好義王使爲理
於是廷尉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及於廷尉
曰以父成政不孝也不行君法不忠也弛罪法而伏

其辜僕之所守也君曰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臣不敢失法下之行也遂不離斧鑕刎頸而死

東觀漢記曰永平六年以廷尉皆曹吏強爲廷尉以明用達法理超遷非次又曰陳寵爲廷尉有疑獄輒手筆作議所活者甚多

魏志曰高文惠明帝時爲廷尉時法甚峻而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免收龜付獄文惠表請告者曰廷尉天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

會稽典錄曰盛吉拜廷尉吉性多仁恩務在哀矜每

至冬月罪囚當斷其妻執燭吉手丹筆夫妻相向垂泣

摯虞新禮議曰故事祀臯陶於廷尉寺新禮移祀於律寺以同祭先聖於太學也又故事祀以社日新禮改以孟秋之月以應秋政臣虞謹按臯陶作士惟明克允國重其功人思其當是以獄官祀其神繫者致其祭律非正署廢興無常宜如舊禮

晉中興書曰王彪之遷廷尉時揚州刺史殷浩劾永嘉太守謝毅付廷尉彪之執法不受發詔彪之又上疏執據時人張釋之以來復見斯事

漢楊雄廷尉箴曰天降五刑惟夏之績亂茲平民
不回不僻昔在蚩尤爰作淫刑延于苗民夏氏不寧
穆王耄荒甫侯伊謀周輕其制秦繁其辜故有國者
無云何謂是刑是剝無云何害是剝是剖殷以刑顛
秦以酷敗獄臣司理敢告執謁

鴻臚

韋昭辯釋名曰腹前肥者曰臚此主王侯及蕃國言
以京師爲心體王侯外國爲腹臚以養之也辯云鴻
臚本故典客掌禮鴻大也臚陳序也欲大以禮陳序
賓客

漢書曰典客秦官掌諸侯歸義蠻夷景帝六年更名
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
漢雜事曰蕭由爲陳留太守入爲鴻臚卿不任賓贊
乃還官

東觀漢記曰大鴻臚漢舊官建武元年復置屬官有
治禮員三十七人主齊儉贊又有中都官升食以下
功次相補

續漢書曰大鴻臚卿一人中二千石諸王入朝當郊
迎典其禮儀及郡國上計并屬焉皇子拜王贊授及
拜諸侯諸侯嗣子四方夷狄封者鴻臚召拜之

魏略曰常林性既清白當入官又嚴少府寺與鴻臚對門時崔林爲鴻臚性闊達不與林同數數聞林撾人吏聲不以爲可林當夜撾吏吏不勝其痛嚙呼嗷嗷其明崔出門與林語曰聞卿爲廷尉爾耶林不覺荅曰不也崔曰卿不爲廷尉昨夜何故考囚乎林慚笑又曰韓宣明帝時爲大鴻臚如南陽韓暨以宿德在宣前爲大鴻臚鴻臚中爲之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後治行相曷如

襄陽耆舊傳曰習郁爲侍中時從光武幸黎_亡與帝通夢見蘇山神光武嘉之拜大鴻臚錄其前後功封

襄陽侯使立蘇嶺祠刻二石鹿俠神道百姓謂之鹿門廟或呼蘇嶺山爲鹿門山

山濤啓事曰鴻臚職主胡事前後給之率多不差今當選御史丞方收舊人不審於宜爾不

_儀漢楊雄大鴻臚箴曰蕩蕩唐虞經通陔極畫爲上下該羅百職文不可武武不可文大小上下不可奪倫鴻臣司爵敢告在鄰

_碑漢邯鄲_鴻鴻臚鍾紀碑銘曰內苞九德外兼百行川深淪於不測瞻智應於無方_宏裕足以容衆矜嚴足以正已然後研幾道藝涉覽文學凡前言往行竹

帛所載靡不悉該於穆上德時惟我君固天縱之允
鍾厥純命世作則實紹斯文遭險龍潛抗志浮雲所
貴在已樂存事親雖庭畎畝天子屢聞

司農

漢書曰治粟內史秦官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
應劭漢官曰大司農古官也唐虞分命羲和四子敬
授民時高祖授命徵秦之弊與民休息逮到文景國
家無事家給人足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校
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腐敗而不食
史記曰韓信歸漢以爲治粟內史

漢書曰武帝天漢元年以桑宏羊爲大司農置丞數
十部於郡國又曰宣帝地節四年北海太守朱邑以
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

東觀漢記曰辛融字子優爲大司農性明進稱爲名
卿又曰高詡以儒學徵拜大司農在朝以清白方正
稱

魏志曰梁習爲并州二十餘年政治爲天下最乃徵
拜爲大司農

沈約宋書曰大司農卿一人稱棄后稷其職也
齊職儀曰司農卿耕籍則掌其禮儀

書之類
[箴]漢楊雄大司農箴曰厥僚后稷實均實贏有無遷
易惟都作程旁求衣食厥民攸生上稽二帝下閱三
王什一而征爲民作常遠近貢篚百姓不忘帝王之
盛盛在農殖季周爛熳而東作不勅膏腴不獲庶物
竝荒府藏單虛靡積靡倉

晉張華大司農箴曰在周之室不虔政首弃稷弗修
不籍千畝匱神乏祀敗於戎醜嗇臣司農敢告左右
墓誌陳江摠司農陳暄墓誌銘曰其文猷猷其筆縱
橫背碑即誦據馬俄成誹諧見嘗調笑忘情兩宮寵
官四主恩榮萬事依息一朝追送疇昔命觴文可吟

諷今日酌酒長悲且慟

誄後漢張衡大司農鮑德誄曰昔君烈祖平顯奕世
敬叔生牙美管交賴至于中葉種德以邁種德伊何
去虛適叅建旄屯留其茂如林降及我君揔角有聲
遺蒙萬穀寵祿斯丁守約勤學克勞其形濬哲之資
日就月成業業學徒童蒙求我舍厥往著去風即雅
濟濟京河寔爲西魯昔我南都惟帝舊鄉同于郡國
殊於表章命親如公弁冕鳴橫若惟允之寔耀其光
導以仁惠教以義方習射矍相饗老虞庠羌髡作虐
艱我西鄰君斯整旅耀武月頻蠢蠢戎虜是憚是震

知德者鮮惟君克舉既厭帝心將處台輔命有不永
時不我與天寔爲之孰其能禦股肱或毀何痛如之
國喪遺愛如何無思

將作

漢書曰將作秦官掌治宮室

應劭漢官曰世祖中興以謁者領其官章帝建初元
年乃置真位次河南尹永元七年大匠應慎上言百
郡付史觀國之光而舍逆旅崎嶇斯館貢篚之物朽
濕曝露昔晉國霸之盟主耳舍諸侯於隸人鄭子產
以爲大譏况今四海之太而可無乎和帝嘉納之卽

創業焉

漢書曰將作大匠乘馬延年勤苦賜秩二千石

漢舊儀曰將作大匠改作少府景帝中六年更名也

續漢書曰將作大匠掌木功之工并樹桐梓之類列

于道側

華嶠漢書曰劉寵拜會稽太守除省煩苛徵爲將作

大匠有老叟五六人人齎一百錢送寵寵爲一人受

一文大錢

魏志曰楊阜爲大匠卿治發充後庭阜上疏欲省宮
人諸人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史問後宮人數吏守舊

令對曰禁密不約宣露臯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以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密乎帝聞而愈敬憚汝南先賢傳曰應仰華爲將作大匠發擿姦伏除藻飾割浮費凡所省息七億餘萬

箴漢楊雄將作大匠箴曰侃侃將作經構宮室牆以禦風宇以蔽日寒暑攸除鳥鼠攸去王有宮殿民有宅居昔在帝世茅茨土階夏卑宮觀在彼溝洫桀作瑤臺紂爲璇室人力不堪而帝業不卒詩詠宣王由儉改奢春秋譏刺書彼泉臺兩觀雉門而魯以不恢或作長府而閔子以仁

光祿大夫

漢書百官表曰光祿勳屬官有大夫掌論議

漢官解詁曰武帝以中大夫爲光祿大夫與博士慎以儒雅之選異官通職周官所謂聯者也溫故知新率由舊章皆能分明古今辨舊聞者也

漢官儀曰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不言屬光祿光祿勳門外特施行馬以旌別之

百官表注曰光祿大夫古官也銀章青綬詩云三事大夫莫不夙夜職掌言議毗亮論道獻可替不贊揚德化

漢書曰杜陵王仲翁出入蒼頭廬兒傳呼甚寵又曰
元帝以少傅周堪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
書事又曰谷永旣爲大將軍鳳說能實最高由是擢
爲光祿大夫

東觀漢記曰張湛爲光祿大夫數陳政常乘白馬光
武每有異政輒曰白馬生且復諫矣

魏志曰黃初四年光祿大夫楊彪詔給吏卒門施行
馬

樊英別傳曰詔書告南陽太守曰五官中郎將樊英
委榮辭祿不降其節今以英爲光祿大夫賜歸家所

在縣穀千斛常以八月致牛一頭酒三斛

表梁(上)遲爲柳僕射讓光祿表曰竊聞敬孫以規獻
爲職彝品常貴飛翠鳴玉升降禁明臣以疴疾豈伊
或忝匪稱其服終朝三褫近取諸身皎日非喻臣之
庸薄文塵物論假以克壯報効無階而嬰離沉痾日
月滋甚聖朝留簪履之舊恩降帷蓋之餘矜榮不徒
行事存寵渥

誅魏陳王曹植光祿大夫荀侯誄曰如水之清如玉
之潔法而不威和而不褻百僚士庶歛歔霑纓機女
夜杼農夫輟耕輪給輒而不轉馬悲鳴而倚衡

太子詹事

漢書百官表曰太子詹事掌皇后太子家丞屬諸官皆屬焉成帝鴻嘉三年省詹事屬大長秋

應劭漢官曰詹事秦官詹省也給也秩二千石

漢書曰竇嬰乃太后兄子景帝即位爲詹事帝母弟梁孝王太后愛之孝王朝因燕酒酣上曰千秋萬歲後傳位於王嬰引卮進上曰天下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得傳王太后因憎嬰嬰亦薄其官因病免也又曰孔光父霸宣帝時以經授太子爲詹事又曰孝哀元壽元年馬宮爲詹事又曰漢文以

鄭當時爲景帝詹事又曰昭帝元鳳中以韋賢爲詹事

王珉荅徐邈書曰詹事彈肅一宮如尚書令中

丞矣

晉公卿禮秩曰太始中立詹事掌宮事

齊職儀曰詹事品第三茂陵書秩二千石銀章紫綬局擬尚書令位視領護將軍

沈約宋書曰事一人初領官屬成帝時悉屬少府魏

氏更置詹事掇衆職晉初又屬二傳咸寧復置詹

事詹

俗說曰江夷右僕射主上欲用其領詹事語王准卿可覓比例准對曰臣當出外尋訪准後見主上問近

所道事卿已得例未准曰謝琰右僕射領詹事琰即謂公之子恐夷非其例事遂不行

表齊孔稚珪讓詹事表曰太子霞騫青殿日光春宮駕紫谷之英振洛笙之響自非器上白雲韻同明月何以延芳芝苑插羽瓊條竇嬰戚貴於西京陸曄風素於東國伊人之美方曰可舉臣亦何斯而敢參冒也

梁陸倕除詹事免讓表曰中陽白水徒庇微軀送珥抱薪未聞成績陳席不棄故劒無遺遂宣時髦升降清顯尊官厚秩無因而至陋巷華門鬱成爽塏儲端

華重寶異恒司南章馬官已擇儒雅竇嬰許商爰取姻戚自茲已降名器曰隆歷選才賢若何叨越也陳江揔謝宮爲製讓詹事表曰如攀珠樹徒仰照匣之輝若踐玉田不知照廡之價芙蓉之水亟奉北園迷迭之文屬陪南館久降嘘枯之旨許賜凌雲之筆清夜譙斯謂言善戲黃金然諾竝殊寵年齊栢寢豈報恩榮紙聲闌臺未書悚戴

啓陳江揔除詹事謝宮啓曰庇身修德濫迹端形陳蘿故葛攀附不涯解角蛻鱗超踰非次方辭壘會覲收渥澤

太子中庶子

漢書百官表曰太子中庶子如侍中又曰太子太傅屬官有庶子又曰王商涿郡人少爲太子中庶子以肅敬厚稱

環濟要略曰庶子謂官中諸吏之適子及文庶在版籍者也行其秩叙作其徒役授八次八舍之職以徵候

漢書曰歐陽地餘爲中庶子授皇太子經元帝即位遷侍中

魏志曰鮑勛爲中庶子又曰王昶字文舒爲中庶子

文章叙曰應貞晉室爲中庶子

晉齊王攸與山濤書曰中庶子東宮顯職加侍接右誠宜得篤粹有行檢六人想悉在尊意必允衆望也

晉中興書曰溫嶠拜中庶子在東宮甚見嘉寵僚屬莫與爲比數規諫諷議又獻侍臣箴甚有補益太子時起西池樓觀頗多勞費嶠口疏切諫太子納焉

沈約宋書曰中庶子漢置古者世祿卿大夫之子旣爲副倅謂之國子天子諸侯子必有庶子官以掌教之

墓誌梁簡文帝庶子王規墓誌銘曰玉挺藍田珠潤

隋水價重連城聲同垂棘偶應龍之籥影等威鳳之羽儀名理超於荀王博洽侔於終賈稍遷侍中佩玉璽於文昌珥金貂於武帳文雅與綺縠相宣逸氣並雲霞俱遠副君取敬杜夷時迴晉儲之駕追嗟徐幹亦降魏兩之書爰發睿辭爲銘云爾七略百家三藏九部成誦其心談天其口勝氣無儔高塵誰偶榮珪掩采靈劒摧鋒宋郊淪鼎洛水沉鍾元屏不晝幽夜恒冬

太子舍人

漢書曰文帝使晁錯詣伏生受尚書還拜太子舍人

漢雜事曰鄭當時景帝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沐浴常置驛馬長安請諸賓客夜以繼日常恐不徧魏畧曰張茂上便宜擢爲太子舍人

山濤啓事曰臣近舉汜源爲太子舍人源見稱有德素久沉滯舉爲大臣欲以慰後聞之士晉諸公贊曰張華博識多聞無物不知盧浮高朗經傳有美於華起家爲太子舍人

墓誌梁簡文帝太子舍人蕭特墓誌銘曰威鳳五色朝陽千仞孫枝發響將雛流韻馥哉若蘭頌矣懷熊瑾旣誕子恒乃懽胤銀鈎之巧重世適雋況此臨池

蟬輕露潤丹旒輕飛哀歌徐引壠水春帷山雲晚陣

藝文類聚卷第四十九

華陽張孝楷校字

藝文類聚卷第五十

唐太子率更令宏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

陵

王元貞校

職官部六

刺史
太守

尹
令長

刺史

漢書曰武帝時田叔以壯勇刺舉三河奏事稱意又云王遵遷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遵爲刺史至其坂問吏曰此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遵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遵爲忠

臣又曰朱博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爲
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博駐車決遣五六
百人皆罷去如神吏驚不意博臨事乃至於此又曰
何武爲揚州刺史行部必先卽學宮見諸生試其誦
論得失然後入傳舍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

司馬彪續漢書曰郭伋拜并州刺史行部至西河美
稷百小兒各騎竹馬迎伋拜伋問曰兒何自遠來對
曰聞使君到喜故來迎伋曰若諸兒復送到郭外問
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從事計日告之行部還入美稷
先期一日伋念負諸兒卽止野須期乃往又曰周舉

爲并州刺史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
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小不堪歲歲多歿者舉旣
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人
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又曰皇甫嵩
領冀州牧奏請一年租賑饑民民歌之曰天下亂兮
市爲墟毋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又
曰种暲爲益州刺史在職三年宣恩遠夷開曉殊俗
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其白狼槃木諸國並貢前刺
史卒後遂絕暲至乃復向化永昌太守鑄黃金爲文
蛇以獻梁冀嵩糾發追捕馳傳上言冀由是銜怒

東觀漢記曰李珣爲兗州刺史所種小麥胡蒜悉付從事無所留清約率下席羊皮布被又曰段穎起於徒中爲并州刺史有功後徵還京師穎乘輕車介士鼓吹曲蓋朱旗騎馬殷天蔽日連騎相繼數十里謝承後漢書曰王閔遷冀州刺史閔性刻不發私書不交豪族賓客號曰王獨坐又曰李燾爲青州刺史發鹽書於本縣傳舍乘法駕駢驂朱軒就路奏免四郡相百城怖懼悉豫棄官

先時交趾屯兵及有司舉賈琮爲刺史卽移書告示使其安資業百姓歌之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

清平吏不敢飯乃以琮爲冀州刺史舊典驂駕乘亦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塞之百城聞風自然悚震又曰百里嵩爲徐州刺史州境遭旱嵩行部傳車所經甘雨輒注東海金鄉祝其兩縣僻在山間嵩傳駟不往二縣獨不雨老父于請嵩曲路到二縣入界即雨又曰巴祗爲揚州刺史幘毀壞不復改易以水滲曝用之處暝暗之中不燃官燭

華陽國志曰趙琰爲青州刺史有貴要屬託琰於廳

事前置大罌水發書投置水中無有所報又曰郭賀為荊州刺史百姓歌之曰厥德仁明郭喬卿明帝到南陽巡狩賜三公服去襜露冕使百姓見之以彰有德

三輔決錄曰蘇章為冀州刺史行部有故人為清河太守案得其好貨乃設酒接以溫顏太守喜曰人各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歡飲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白奏事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又曰韋康代父為涼州刺史父出上傳康入官時人榮之

魏志云劉馥為揚州刺史馥既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貢獻相繼數年恩化大行

晉陽秋曰胡質為荊州刺史子威自洛陽至荊州定省家貧自驅驢單行見父停十餘日臨歸質賜絹一匹為道糧威跪曰大人清高不審安得此質曰吾俸祿之餘故以為卿糧爾晉武帝問威曰卿孰與卿父清威曰臣不如也帝曰何以為不如威曰臣父清畏人知之臣清畏人不知之

魏志曰徐邈為涼州刺史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勳也又曰因豫護

匈奴中郎將領并州刺史胡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
界寧肅百姓懷之又曰陳泰爲并州刺史懷柔民夷
去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挂
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爲尚書悉付還之又曰張旣
爲雍州刺史太祖謂旣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晝行
矣又曰賈逵爲豫州刺史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
法者皆舉奏免之帝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
豫州爲法

魏略曰裴潛爲兗州時嘗作一胡牀及去留以桂
王隱晉書曰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招攜以禮懷遠

以德吳人悅服稱爲羊公又曰山濤轉爲冀州刺史
自濤居州甄拔隱屈搜求賢才旌命所加三十餘人
皆顯名當世冀州之士於是爲盛又曰杜預爲鎮南
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南土美而謠之曰後世無
叛有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又曰陶侃爲都督荊雍
益梁四州諸軍事是時荊州大饑百姓多餓死侃至
秋熟輒糴至饑復價糴之士庶歡悅咸蒙濟賴又曰
庾冰爲中書監揚州刺史乃心夙夜情存治道賓禮
朝資升擢後進由是朝野注心咸曰賢相又曰庾翼
都督江荆益三州刺史制度規模每出於人數年之

中軍國克實人情翕然稱其才明由是自河以南皆懷歸附又曰吳隱之爲廣州刺史州界有水名貪泉父老云飲此者皆使廉士變貪隱之始踐境先到水所酌而飲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重千金若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

曹嘉之晉紀云羊暨爲青州刺史暨牛產犢及遷以官舍所生遺之而去

詩梁元帝後臨荊州詩曰擁旄去京縣褰帷辟未央弱冠從王役從容遊豈張不學胡威絹寧挂裴潛牀所冀方留犢行當息飲羊戲蝶時飄粉風花乍落香

高欄來蕙氣疎簾度晚光綺錢臨仄宇阿閣繞長廊又示民吏詩曰闕里尚撫謙厲鄉裁知足咨余再分陝少思宜寡欲霞出浦流紅苔生岸泉綠方令江漢士變爲鄒魯俗又別荊州吏民詩曰玉節居分陝金貂揔上流麾軍時舉扇作賦且登樓年光徧原隰春色滿汀洲日華三翼舸風轉七星遊向解青絲纜將移丹桂舟

梁劉孝綽和湘東王理訟詩曰馮翊亂京兆廣漢欲兼治豈若兼邦牧朱輪褰素帷淮海封畿地雜俗良在茲禁姦擿銖兩馭黠震豺狸

碑後漢蔡邕荊州刺史庾侯碑曰君資天地之正氣
含太極之純精明潔鮮於白珪貞操厲乎寒松視鑒
出於自然英風發乎天骨事親以孝則行侔於曾閔
結交以信則契明於黃石溫溫然宏裕虛引落落然
高風起世信荆山之良寶靈川之明珠也爰在弱冠
英風固以揚於四海矣拜爲荊州刺史仗冲靜以臨
民施仁義以接物恩惠著於萬里誠信暢於殊俗由
是撫亂以治綏擾以靜也帝嘉其功錫以車服方將
掃除寇逆清一宇宙廓天步之艱難寧陵夷之否
晉潘岳荊州刺史東武戴侯楊使君碑曰君誕保靈

和繼期載德宣哲清朗直道高尚若乃嘉號推賢博
愛濟衆邦黨服其義而縉紳慕其風于時文后歷數
在躬相國幕府實允華夏九德咸事俊又在官成君
名器納字叅軍宏略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西陵
之役懸軍深入親薄寇壘躬行天誅旣而救兵不進
糧盡道窮因乃憮然迴慮殿其衆而返雖爲法受黜
勲庸未崇而天下伏其勇世主思其忠

晉潘尼益州刺史楊恭侯碑曰君乾靈之醇德挺一
世之殊量稟天然不渝之操體蘭石芳堅之質夫其
器膺宏濟智能周達窮不怨否顯不矜泰履行則爲

模楷吐言則成隱括德實克於內而光華發乎外也
君發迹州國委質明主自景皇帝攝政文皇帝繼業
值天下多虞疆場未靜以君先帝所拔懷寶後時而
深達遠識有經國之量故爲腹心謀臣而監度政事
焉君出則簡練熊羆職司是圖入則從容諷議盡規
帷幄其所以進可替否決疑定策者皆言効於既往
而事簡於帝心君再臨司官三撫名郡方將宣文德
以來遠建武功於所牧銘曰天生蒸民有類有則誕
育恭表應期秀特文兼六行武備七德忠肅弘毅柔
嘉溫克機事無瑕臨疑不惑我謀既精我化既清澤

流河朔勲著王庭西南未夷侯其是寧上天不惠早
世潛靈

北齊邢子才冀州刺史封隆之碑曰公世載儒雅之
風家傳鐘鼎之業出三代而克阜歷兩都而盛轉五
出祖游游子孚恥斯鳥獸狹此且淑濡足焚首念在
一匡委質中山並克袞闕故已援墜拯溺大庇生民
祖定功業建旆懷籓揚旌冀部耳目相接歌詠獨存
文司空孝宣公稟潤玉府承華桂簿望振鷺而齊舉
軼歸鴻而竝運以茲一德光事三主七登九伯之重
再處八元之任必有餘慶事屬才子莫之與京理歸

世祿非因原隰之氣詎待河嶽之靈發純粹而成址
稟中和而樹質神體秀異志識閒爽幼體成人弱不
好弄同鳳凰之五色非豫章之七年太昌初平洛除
侍中驃騎大將軍密勿樞功逶迤袞職貂蟬承弁華
藻披衣鳴雙璜於峻陞驅六轡於廣路升華輦以弼
一人踐太階而平天下

周王褒故陝州刺史馮章碑曰其先陶唐氏之苗裔
堯少子生而手有馮字因以爲氏俾侯于魯義等房
心之地余與之廣事符河汾之邑使君稟靈河嶽比
德璫珩閨門和美譽聖開宗握文命氏濁水北流秦

關東徙巖險襟帶山河枕倚陸離組甲從容青紫

周庾信少保幽州刺史豆盧府君碑曰本姓慕容燕
文帝晃之後也其先保姓受氏初存柳城之功開國
承家始靜遼陽之亂尚書府君改姓豆盧筮仕于魏
公資忠履孝蘊義懷仁直幹百尋澄波千頃留心職
仕愛翫圖籍官曹案牘未嘗煩擁戎馬交馳不妨殊
俗兄弟公侯國朝親戚宜春有湯沐之盛濯龍無流
水之譏渭南千畝之竹尚懼盈滿池陽三頃之田常
思止足銘曰朝鮮稱國孤竹爲君地稱高柳山名密
雲遼陽趙列武遂秦分寶珪世冒雕戈舊勳名稱實

賓言謂身文朝傾地鎮夜落台星石壇承祀豐碑頌
靈渭城高柏昌陵下亭須知地布爲讀山銘

墓誌梁王僧孺豫州墓誌曰自姬發系因魏傳緒留
路在趙名賢世襲相秦將漢英雄係踵忘寵辱無愠
喜靡矜夸慎嗜欲其行軍用武勳合奇正乃治邊御
衆威裕兼行常懍懍然以中原爲已任或欲十萬而
橫行乍思五千而深入尅反舊京飲馬函渭然後高
臥閒帷晤言空谷思魯連之辭賞慕田疇之高跪而
火傳川逝長塗已迫雖景鍾良史有功必書刻板鏤
石宜兼不朽銘曰高勳藹藹長旌高旆入作爪牙出

司襟帶民謠不息王言有會功爲上等正稱九最日
隆寵秩方登遠大義轡難留濛水易收秘(上)(元)尺杳
杳悠悠

陳徐陵裴使君墓誌銘曰君五音之候兼其方牧八
陣之圖窮其巧變用能戰必勝攻必取督稱無難兵
號解煩朝飛火箭夜聳雲梯燧象從奔聯狼已合於
是厥顏不撓極哈諸戎龐德高聲肆言羣逆胡夷揔
至猶持子路之纓鋒刃相交終荷溫生之節每以財
輕篋籜義重蒿衡割宅字貧友之孤開門延故人之
殯篤好朋遊居常滿席每至鮮雲藹藹披王安之衣

雲之類男
耳音卷之五十一
明月團團似班姬之扇日帶花以如笑風鳴條而若
歌傷列絲桐對揚文酒一石之後逾能斷獄五斗之
量猶未解醒嗟乎潘岳之詩致哀周密莊公之誅用
愍相責

陳江揔廣州刺史歐陽顥墓誌曰家公習尚書少府
孺高於漢冊世居渤海太守文重平晉原中原喪亂
避地南徙公孝敬純深友悌敦睦家積遺財並讓諸
季兼調同壤公含章內映遠識沈通室嗜欲謹言行
資貞幹事廉隅梁室不造凶羯憑陵公被銳執兇有
志匡復梁孝元帝授散騎常侍東衡州刺史始興縣

侯而犬戎弑逆宗社播遷陳纂揖讓攸歸高祖恩加
惟舊橫使持節都督南衡二十二州諸軍事廣州刺
史進爲開府儀同三司山陽郡公進號征南將軍加
鼓吹一部巫山遠曲喧騎吹於日南芳樹清音肅軍
容於海截追贈車騎將軍司空公涉獵六經優游百
氏寬徭省賦化伯越之歸心撫寒投醪感三軍之歆
力在室如賓寧慚屋漏不貪爲寶每畏人知殺青無
兼兩之疑蕙苾豈懷珠之謗如羊如粟不改夷齊之
心遺慶遺風方留豹產之德

表魏武帝領兗州牧表曰入司兵校出揔符任臣以

藝文類聚 卷之五
累葉受恩膺和洪施不敢顧命是以將戈帥甲順天
行誅雖戮夷覆亾不暇臣愧以興隆之秩功無所執
以僞假實條不勝華竊感譏請益以惟谷

梁簡文帝爲武陵王讓揚州表曰臣延首青冥傾心
紫府言非東里誠譬北辰而滔滔雲漢不被霈然之
澤鬱鬱仙居方隔下臣之奏周任量力請固所陳明
主理奪伏與照許臣聞繫風捕影涉求之路靡階玉
馬金丹過遠之資無託

南康王會理讓湘州表曰綵言自天而忽委玉刻披
雲而下墜浮舟千仞呂梁之暢已深揔轡萬尋懸車

之懼非淺

梁劉孝儀安成王讓江州表曰臣聞失晨之雞雖不
忘於改旦敗駕之馬終取忤於銜鑣臣昔牧淮岱皇
風咫尺一變至道易以爲政而亂政莫理美錦徒傷
豈可復宣六條闡化千里又曰臣聞六轡沃若不策
(元黃之馬九成輪奐無求擁腫之材何則跳踞之路
已窮梁棟之用斯闕

南平王讓徐州表曰竊以淮岱務殷事垂坐嘯粉榆
望重非可臥治臣縣頓枕席動移旬晦恒恐尺波易
流寸陰難保寧可復冒此寵應茲恩榮

臨川王解揚州表曰臣自馳傳斗牛作牧淮海政刑
兩空璿璣六運既昧弛張之要尤慚大小之獄故以
結泳濡翼取愧能官每一進思無忘退食誠復恩私
可憑而彝倫難紊敢恃慈宏冒披心款乞解州任少
弭素食又爲鄱陽嗣王初讓雍州表曰臣大邦維屏
既慚宗子之詩思樂泮宮有缺僖公之頌特以周開
元伯錫壤參墟漢啓三倕分珪舊楚身私家慶摠集
微躬擁部襟帶跨制數州西距峽關南踰鄧塞雖復
呼韓來朝橐街納質二虜尋戈四郊無警猶如王戎
雅識羊祜尚義臣求諸已無或宴安進思盡忠歸乎

犯謁

李揚州舅讓表曰人心彼此盡爲敵國金柝夜警和
聞晝閉加以淮水淼漫危同三坂懷山之勢已成爲
魚之期可見若使身死可以益國城沒足用報恩雖
葬魚鼈其甘如薺政以朽耄無庸心負恩寄恥辱之
甚非止老臣

陸梁陸倕勅使行江州事啓曰封畛遐曠纏井奧實
陸海神臯偏屬茲境兼以茂親明德淮瀚作鎮宣述
條教匡贊盛猷自非問望兼宏寧可擢膺嘉舉

教齊謝朓爲錄公拜揚州恩教曰昔召南分陝流甘

棠之德平陽好道深獄市之寄吾忝屬負荷任揔俟
伯受餞元戎作牧中甸此地五都雜會四方是則而
向隅之矜斯積納隍之歎猶繁興念下車無怠待旦
有齊禮導德致之仁壽宏漏網之寬申在宥之澤
梁簡文帝罷雍州恩教曰折以片言事關往聖寄之
勿擾傳彼昔賢故尅木不對晝獄無入吾自之雍矜
懷固狂幸得天無虛旱地歎怪蟲今軸車行塗舟艤
且戒植柳官度尚或依然寄飯曹僖猶思思宥况義
化君民節離寒暑憫茲岐路宜留惠澤

臨雍州原減民間資教曰誠欲投軀決堤曝身求雨

九伐方宏三驅未息役爨之憂兵家斯急師興之費
日用彌廣今春流旣長艫舳爭前轉漕相追饋糧不
闕義存矜急無俟多費

臨雍州革貪脩教曰壯夫疲於擐甲匹婦勞於轉輸
藜藿難充轉次溝壑春蠶不暖寒肌冬收不周夏飽
胡寧斯忍復加哀削傷盜抵罪遂爲十一之資金作
贖刑翻成潤屋之產

尹

應劭漢官曰河南先所理周地也秦蕪天下置三川
守洛陽尹也漢更名河南孝武皇帝增云太守世祖

中興徙都雒陽改號爲尹尹正也

王隱晉書曰樂廣爲河南尹郡中多怪無敢數在廳事者唯廣處之

晉中興書曰晉太興元年改丹陽內史爲丹陽尹又曰劉隗爲長兼侍中出補丹陽尹隗雖在外而萬機秘密皆豫聞之

語林曰許元度出都詣劉真長先不識至便造之一面留連標劉貴略無造詣遂九十日一詣許語曰卿爲不去家將成輕薄京尹

詩梁元帝去丹陽尹尹荊州詩曰驂駕乘駟馬謁帝

朝承明分符蒞閩越終然慚勵精又曰副君垂獎眄仁慈穆且敦終朝陪北閣清夜侍西園降貴深知已

寧思食椹思未嘗辭畫室誰忍去轅轅

梁蕭琛和元帝詩曰妙善有兼姿羣材成大厦奕奕工辭賦翩翩富文雅麗藻若龍雕洪才類河瀉案牘時多暇優游閱典墳儒墨自元解文史更區分平臺禮申穆兔苑接卿雲軒蓋蔭馳道珠履忽成羣德音高下被英聲遠近聞

梁徐勉和元帝詩曰敬愛良是賢謙恭實所務尊賢遺道德重學嚴師傅六藝誠爲敏三雍稱有裕覆被

唯仁義吐納必珪璋壯思如泉湧逸藻似雲翔夙有匡時調早懷經世方留心在庶績厲精思治綱

表梁劉孝儀晉安王讓丹陽尹表曰臣聞盈尺徑寸易取琢磨南箕北斗難爲簸挹何則良工質美在器成珍假名責實涉求必殆

梁邵陵王讓丹陽尹初表曰臣進非民譽退異宗英尸居戎號已紊彝典況京兆五守西漢難追河南二尹東京罕繼審已循涯自知莫可街談巷議尤見不勝

梁庾肩吾爲南康王讓丹陽尹表曰臣聞劒鏤七星

非有司天之用簾圖五嶽寧識崇朝之雲是知策彼泥龍不能令其逐日乘斯流馬安可使其奔電方今振鷺盈庭白駒空谷惟帝念功惟明克允君子之國幸聞其讓石門之水獲免於貪

序梁元帝丹陽尹傳序曰傳曰大夫受郡漢書曰尹者正也及其用人實難授受廣漢和顏接下子高自輔經術孫寶行嚴霜之誅袁安留冬日之愛自二京版蕩五馬南渡固乃上燭天文下應地理爾其地勢可得而言東以赤山爲城阜南以長淮爲伊洛北以鍾山爲草阜西以大江爲黃河旣變淮海爲神州亦

藝文類聚 卷之五十一
卽丹陽爲京尹雖得仁之盛頗愧前賢而眎遇之深
多用宰輔皇上受圖負宸寶歷惟新制禮以告成功
作樂以彰治定豈直四三皇六五帝孕夏陶周而已
哉若夫位以德叙德以位成每念忝蒞京河茲焉四
載以入安石之門思勤王之政坐眞長之室想清談
之風求瘼餘晨頗多夏景今綴采英賢爲丹陽尹傳

太守

漢書曰郡守秦官掌理其郡秩二千石景帝中二年
更名太守又曰季布爲河東太守孝文時人有言其
賢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夫人又言其勇使酒至留邸一

月罷布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欺
陛下者夫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毀去臣恐天下有識
聞之以窺陛下上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爾又
曰文翁廬江人少好學景帝末爲蜀郡守修起學館
於成都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僮子得教令吏民見
而榮之由是大化蜀地學京師者比齊魯焉又曰黃
霸字次翁爲潁川太守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徵
守京兆尹是時鳳皇神雀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
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賜爵關內侯黃金百觔又曰
哀帝時南郡多盜賊授蕭育爲太守上以育耆舊名

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加賜黃金二十觔育至南郡盜賊斷跡

韓子曰李悝爲魏文侯上地守而欲民之善射乃下令云民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狗中之者勝不中者負民皆習射日夜不休與秦戰大敗之以民之善射也

東觀漢記曰馮勤曾祖揚宣帝時爲宏農太守生八男皆典郡趙魏號爲馮萬石又云趙熹字伯陽爲平原太守後青州大蝗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又曰朱暉字文季再遷臨淮太守吏民畏愛爲

之歌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民畏其威民懷其惠又曰張堪字君淑試守蜀郡太守遷漁陽太守開治稻田八千餘頃教民種田百姓以殷富童謠歌云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爲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又曰廉范字叔度爲蜀郡太守成都字邑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而更相隱蔽燒者日日相屬范乃毀削前令但嚴使儲水百姓爲便乃歌之云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堵昔無襦今五袴又曰王阜爲益州太守神馬四出鎮河中甘露降白鳥見連有瑞應世謂其用法平正寬慈惠化所致

三輔決錄曰馬援誡兄子書龐伯高敦篤周慎口無擇言吾愛重之願汝曹效之世祖見援書卽擢爲零陵太守在郡四年甚有治化

張璠漢書曰宋登字叔陽出爲潁川太守市爲豫價路不拾遺病免卒於家汝陰人配社祀之

沈約宋書曰羊元保爲黃門郎善奕碁碁品第三太祖亦好奕數蒙引見與太祖賭郡戲勝以補宣城太守

詩宋謝靈運去永嘉郡詩曰野曠沙岸靜天高秋日明憩石挹飛泉攀林蹇落英

梁簡文帝罷丹陽郡往與吏民別詩曰久歸從事麥非留故吏錢柳栽今尚在棠陰君詎憐

梁沈約去東陽與吏民別詩曰微薄叨今幸忝荷非昔期唐風豈異世欲明重在茲飾驂去關輔分竹入河淇下車如昨日曳組欲彌暮霜載凋秋草風三動春旗無以招臥轍寧望後相思

碑晉孫楚鴈門太守牽府君碑曰君體德允直才量高潔明鑒達於世變宏毅足以致遠聿振鴻翼於袞塵之表卓爾先覺於擬議之前遷鴈門太守教民耕戰聽斷以情信賞必罰下服其命是以夷狄窘迫罔

知所安譬秋枯之隕晨風激電之不及掩耳目也伐
叛宋服威震沙漠遺種遠迹萬里無煙烈烈君侯文
武允崇少兼七德翰飛撫戎名揚河朔威震漢中臨
危運奇在難匪從迴旌東麾撫司徐青截彼隆賊海
岱以平剖符千里爲國扞城

晉孫綽潁州府君碑曰君天縱傑邁奇逸卓犖茂才
亮拔雅度恢廓通理遠鑒之識禮樂飾身之具固以
足之於天何冠之於搢紳出匡南位功深於爵金龜
三曜冲懷再發道光古賢風改彫僞允可謂明德宏
猷贊世之偉器者矣矯矯秀姿卓卓英韻他人之高

及肩而已邀命有數託生皇代所忝之至人知其幸
況在懷情而無自識但親勤末效違離已及低徊房
禁攀戀固遺

表梁范雲除始興郡表曰臣被沐恩靈棲息榮幸貶
貌兢視挺襟軫慮徒誓蠡管之誠終沈熒爝之用不
悟懸景麗天通涇潤下月緒未交鎔光再鑠修鞠慙
疑驩不及抃且地鄰舊越甸分故楚厥壤惟腴寔邦
斯大將何以再宣王猷陶奉惠渥

梁蕭子範爲蔡令樽讓吳郡表曰今吳興區地迫都
輦壁被四京則扶風馮翊方之洛下則潁川河內自

非時雨之政解繩之才寧可奉共理之言承河潤之旨鄧攸廉白廼著不留之歌賀劭沈靜猶致題門之責

陳徐陵爲始興王讓琅琊二郡太守表曰甫離懷袖裁脫綺紈適賀隆私使膺珪組執玉不起摳衣未勝自甘泉通大細柳屯兵旁帶戎臣頗同疆場言瞻漢草廼曰中州遙望胡桑已成邊郡誠復居藩體國應思馬駿之功論地惟親宜慕蕭彰之勇

陳江惔爲衡陽王讓吳郡表曰芝泥馳印發命開函賴之誠夏霜易實兢惶之至春冰可涉臨輜回軾卽

事何取廣川無聲頌知自匹

教梁簡文帝復臨丹陽教曰昔越張脩猛用宏美績邊延善政寔著民謠吾冲弱寡能未明理道猥以庸薄作守京河將恐五袴無謠兩岐難頌思立恩惠微宣風範

梁仁遲永嘉郡教曰貴郡控帶山海利兼水陸實東南之沃壤一都之巨會而曝背拘牛屢空於畎畝績麻治絲無聞於室巷其有耕灌不脩桑榆靡樹遨遊鄠里酣醕卒歲越伍垂鄰流宕忘返才異相如而四壁獨立高慚仲蔚而三徑没人雖謝文翁之正俗庶

幾龔遂之移風

梁任昉爲齊竟陵王世子臨會稽郡教曰富室兼并前史共蠹大姓侵威往哲攸嫉而權豪之族擅割林池勢富之家專利山海至乃水稱峻巖嚴我君后崇墉增仍內通神明出符大順火災崑岡神嶽崩潰蘭艾同燼玉石俱碎哲人遭命哀有餘慨

碑桓宣城碑曰君器量高濬神明披朗商略雅俗隱括真僞擢奇取異不軌常流固以準的當時擬議郭許矣處身立朝不峻功名俯仰顯默之際優游可否之間迹卑而道不汙身屈而志不屑矣銘曰於穆我

后稟茲純爽虛豁高暢蕭條邁上風任外舒卓鑒內朗神栖冲慎形同俯仰將登槐棘宏振綱綱令儀早徂德音永響

銘晉傳元江夏任君銘曰君偉條承洪苗之高胄稟岐嶷之上姿質美珪璋志邈雲霄景行足以作儀範柱石足以慮安危弱冠而英名播乎遐邇拜江夏太守內平五教外運六奇邦國乂安飄塵不作銘曰我裁任君應和秀生如山之峙如海之濶才行闡茂文武是經羣后利德泊然弗營宜享景福光輔上京如何夙逝不延百齡

書文類聚 耳音卷之五
宋傅亮故安成太守傅府君銘曰爰自漢季以及晉
朝高明遠德係軌于時貞風亮節流聲累葉君承世
德之芳流蕩二象之淑靈含章蘊粹佩蘭蕙韋帶飯
蔬朝不及夕不以棲遲改其閒不以隱約回其操楊
生所爲久幽而不改隨和之德者其斯之謂歟棲心
古烈擬踵前修淹留孔老宛然內求于言中倫庸行
歸周神之聽之匪明匪幽

章梁簡文帝爲王規拜吳郡太守章曰臣今願歛衽
後思循牆所忝示山河而形勝顧浮橋而不見蒼鷹
一遊望仙掌而逮然方當駕吉祥之車入句吳之地

驅緹扇之馬撫奉德之鄉製錦何階焚絳方始

梁陞倅授潯陽太守章曰鏤冰雕脂不見大龍之象

課虛叩寂寧聞駕辯之音徒荷客蓋空班推擇不能

使府庭生梓橫閣誦經俯睨朱輜仰瞻繒蓋漏上嚴

辨伏軾多慚

表宋顏延之拜永嘉太守辭東宮表曰抗志絕操
陸謝芻代食賓士何獨匪民又爲齊景靈王世子臨
會稽郡表曰此郡歌風蹈雅旣髣髴於淹中春誦夏
絃實依稀於河上頌者以來稍有訛替可推擇明經
式寄儒職使琢玉成器無爽昔談鑄金待價有符舊

說

〔教〕梁陸倕未至潯陽郡教曰第五倫之臨會稽躬斬馬草鄧伯道之莅吳郡自運家糧故能使吏作頌歌民胥興詠太守薄德謬叨龜組竊願巴祗闇坐接客思匹吳隱被絮對賓常藥自隨式瞻無遠單車入境竊所庶幾舊須發民治道及戍邏掄樵採諸如此類一皆省息又云太守家本諸生伏膺典記光武靈臺之籍較涉根基張華聚土之書略見庭戶貴郡圖載其具存方策校以山經參諸括象原野城寺宛在心目龍泉鶴嶺不易窮登所撰郡圖可勿親用公孫陞

戰既似井蛙延壽執戈實同兒戲

令長

左傳曰子皮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

晏子春秋曰景公使晏子爲阿宰三年而毀聞於國公不悅召而免之嬰謝曰嬰知過矣請復阿三年而譽必聞於國公召而賞之辭而不受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所治當賞而今所以治當誅是故不敢受

說苑曰宓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佚又曰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也寡人欲其良令也其令空誰使而可趙武曰邢子可公曰邢子非子之讎邢對曰私讎不入公門又問曰中府之令空誰使而可趙武曰臣子可故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新序曰昔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之治阿既行矣悔之使使追之未到阿及之還之已到勿還也使及之

而不還君問其故對曰臣見所以共載者白首也夫以老者之智以少者決之必能治阿矣是以小還史記曰西門豹爲鄴令會長老問民所疾苦禁巫祝爲河伯取民之女爲婦鑿渠十二灌灌民田到今皆得水利

漢書曰焦延字子貢爲小黃令以伺候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愛養利民當遷三老官屬上書願留延有詔許之又曰蕭育爲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陳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爲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爲之左右及罷傳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

對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按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能詣曹也遂趨出欲去官明旦詔召入拜爲司隸校尉育過扶風府門官屬掾吏數百人拜謁車下又曰召信臣以明經甲科爲郎出補穀陽令舉高第選上蔡長其治視民如赤子所居見稱述

司馬彪續漢書曰牟融舉茂才爲豐令視事三年政化流行縣無獄訟吏畏而愛之治有異迹爲州郡最又曰卓茂遷密令其治民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口不出惡言勞心憂念吏民知其有緩急以恩信待吏吏畏而愛之不忍欺也元始中天下蝗河南二十縣蝗

獨不入密界督郵書言太守太守大怒自出案行密界中實然乃驚又曰魯恭爲中牟令導民以孝推誠而治建初中郡國螟傷稼大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疑其不實遣仁恕掾肥親往察驗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止其傍有童兒親曰何不擊之兒曰雉方將雛親矍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治之善惡爾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可還府以狀白安美其治以勵屬縣又曰孔奮守姑臧長治有異道時天下擾亂河西獨安而姑臧市日四合

爲河西富縣每前長居官數月輒致貲產奮在姑臧積四歲財產不增奮素孝自來爲長時供養至謹在姑臧唯母極膳妻子飲食但葱韭又曰蔡彤除偃師長視事五年縣無盜賊州課第一遷襄賁令時盜賊抄剝彤到官誅姦猾縣界清靜詔書增秩一等賜縑百匹冊書勉勵又曰劉寵除東平陵令是時民俗奢泰寵到官躬儉訓民以禮上下有序都鄙有章視事數年以母病棄官歸百姓士女攀車距輪充塞道路車不得前乃輕服潛遁又曰劉駒爲涇陽長政化大行道不拾遺以病去官童謠歌曰悵然不樂思我劉

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又曰虞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難者不避易者不從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其利器乎又曰公孫述補清水長太守以其能使兼治五縣政事循理姦盜不發郡中謂有神明又曰虞延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休遣徒繫各使還家並感其恩應期歸有一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旣至城門而歎又曰董宣爲洛陽令（寧）平公主乳母奴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於於大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數主失者三叱奴下車格殺之主即馳車入宮上大怒召宣令欲

死乎宣叩頭曰臣奉法之吏不敢縱法不欲死也上曰捶之宣曰願一言死無恨上曰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民以奴殺臣臣死之後陛下何以治天下捶殺臣不如臣自殺即以頭撐楹流血被面上令小黃門持之曰癡令叩頭謝主宣不從上頓癡令頭宣兩手據地不肯低頭上敕強項令出詣太官賜食又曰鄭宏爲縣令政化大行民王逢得路遺寶物懸於衢道求主還之又曰胡紹爲河內懷令二日一視事十日一詣倉俸米於閭外炊作乾飯食之不設金竈得一彊盜問其黨與得數百人皆誅姦政

教清平爲三河表又曰劉昆除江陵令時縣連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

益部耆舊傳曰閭憲爲綿竹令有男子杜成夜行於路得遺裝開視有錦二十疋明早送詣吏曰縣有明府君犯此則慚

風俗通曰俗說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遷爲鄴令喬有神術每月朔嘗詣臺朝明帝怪其來數而無車騎密令太子史候望言臨至時常有雙鳧從東南來因伏伺見鳧舉羅得一隻舄使尚方識視四年中所賜尚書郎屬履也

魯國先賢傳曰孔翊爲洛陽令置水庭前得囑托書皆投水中一無所發

詩晉潘岳懷縣詩曰小國寡人民終日寂無事白水過庭激綠槐夾門植信美非吾土祇覺懷歸志眷然顧輦洛山川邈離異願言還舊鄉畏此簡書忌

晉河陽令潘安仁詩曰宓生化單父子奇蒞東阿桐鄉建奇勲武城播弦歌逸騏騰夷路潛龍躍海波弱冠步鼎銘旣立宰三河徒美天姿茂豈謂人爵多

陳陰鏗罷故章縣詩曰秩滿三秋暮舟虛一水濱漫漫遵歸道悽悽對別津晨風下散葉岐路起飛塵長

岑舊知蘧萊蕪本自貧被裏恒客吏正朝不繫民唯當有一犢留持贈後人

頌後漢蔡邕陳留太守行小黃縣頌曰大顥爲政建時春陽我君勸止戾茲小黃濟濟羣吏攝齊升堂乃訓乃厲示之憲方原罪以心察獄以情欽于刑濫惟務求輕有辜小罪放死從生元化洽矣黔首用寧惟以作頌式昭德聲又考城縣頌曰曖曖元路北至考城勸茲穡民東作是營農桑之業爲國之經我君勤心德音邇成率爾苗民慎不敬聽女執伊筐男執其耕申戒羣僚務在寬平罪人赦宥囹圄用清

晉江偉襄邑令傳渾頌曰君稟二儀之醇粹履元亨之貞和比德金玉而堅白不磨自處戶庭而名稱家邦不出門庭而聲播諸華矣弱冠而應式叙起家而君斯民其爲政也同勵秋霜等惠春仁刑不濫踈賞不僭親儀天地之簡易則大道之清純是以其道易行其教易遵也凡我士民襁老携幼惴惴而懷君之恩顯顯而戀君之德相與援衡軒而雨涕若赤子於父母也明明君侯臨下有赫克隆有光惠我咫尺于以具瞻有觀其宅乃永其清乃玉其白風抗其高雲垂其澤宛荆未清淮夷孔熾春日萋萋我車旣備光

光我君爰登有司微微襄魯有垆斯記君有遺愛民有餘思敢揚斯頌垂之來志

贊晉孫綽孔松楊象贊曰君德器純固基宇高邃荆玉不及喻其溫南金未能方其勵夫其溫恭篤誠善誘動勸外身崇物菲躬厚人指撫必謙動靜克讓允有古賢之風流乃祖之遺人矣肇階方尺臨政弊邑絜齊冬冰澤侔春露於穆我后舍和體純行範乃祖德冠搢紳降迹垂化澤侔三春超然遐舉遺愛在頌孫楚梁令孫侯頌曰於穆君侯英才宣朗神鑒將來思通旣往受佐陝西臨我邦壤聲之所振下應如

響明斷決疑易於指掌野有寇盜惟侯屏之我有田疇惟侯關之古人慎獄惟侯平之凡此三惠如何勿思

啓梁任孝恭辭縣啓曰但以執笏丹墀累飛庭葉垂纓禁裏屢改欄花顧慕階墀不願違奉下使戀主之心施於犬馬傾日之志偏在葵藿

梁劉孝儀除建康令謝啓曰所恐長安少年易爲操彈渭城游徼矜其獨勇清路道奴固知難捫輕綏飛駕且見爲榮

藝文類聚卷第五十

華陽張孝楷校字

藝文類聚卷第五十一

唐太子率更令宏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 陵 王元貞校

封爵部 總載封爵 親戚封 功臣封 尊賢繼絕封

總載封爵

周官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服

呂氏春秋曰太公望封於齊周公旦封於魯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謂曰何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曰親親上恩太公曰魯自此削矣周公曰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有齊國魯日以削至於僅四十四世史記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以輔衛王室又曰騶忌見威王王說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吾說既

有愚志願陳諸前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必封不久矣

漢書曰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侯校尉已下材能不及中人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爲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者乎廣曰吾爲隴西太守羌嘗反吾誘降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爾朔曰禍莫大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也

漢雜事曰天子太社以五色爲壇封諸侯者取其土
苴以白茅授之各以所封方之色以立社於其國故
謂之受茅土漢興唯皇子封爲王者得茅土其他臣
以戶賦租入爲節不受茅土不立社

東觀漢記曰上封功臣皆爲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
差博士丁恭等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故利以
建侯取法於雷上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封功
臣地多而減者也乃遣謁者卽授印綬又曰馮勤使
典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
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

白虎通曰受命之王致太平之美羣臣上下之功故
盡封之及中興征伐大功皆封盛德之士亦封之以
德封者必試之爲附庸三年有功因而封之五十里
元士有功者亦爲附庸也其位大夫有功成封五十
里卿成封七十里公成封百里又曰王者卽位先封
賢者憂民之急也故列土分疆非爲諸侯張官設府
非爲卿大夫皆爲民也

鹽鐵論曰昔太公封營丘之墟辟草萊而居焉地薄
人少於是通利末之道極女工之功是以鄰國交於
齊財畜貨殖世爲疆國管仲相桓公襲先君業輕重

之變南服疆楚而霸諸侯

袁子曰今有卿相之才居三公之位修其治政以寧國家未必封侯也今軍政之法斬一牙門將者封侯夫斬一將之功孰與安寧天下者乎夫斬一將之功者封侯失封賞之意也

相書曰天中容半印封侯又曰天中正留如刀者封侯

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左傳曰齊莊公爲勇爵殖倬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追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可以與乎

公曰子爲晉君也對曰臣爲隸新

管子曰爵不尊祿不重者不與圖難犯危以其道爲未可以求之也是故先王制軒冕足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足以守其服不求其親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

孟子曰有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

商君書曰明主之所貴唯爵爵賞不榮其民不急列

爵不顯則民不事爵易得則民不貴祿賞不道則民不以死爭位也又曰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農戰而以功言虛道此謂勞民者其國必削

周官禮曰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又曰公執桓圭又曰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又曰諸侯諸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又曰侯用信圭又曰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又曰伯用躬圭又曰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又曰子男五命

其國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又曰子執穀璧又曰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又曰男執蒲璧

百官表注曰五等諸公周官金章朱綬朱質四采元文織百四十首廣尺四寸長一丈六尺朝服進賢三梁冠官品第二地方七十五里位視三公班次邑三千八百戶國秩絹千八百匹妾六人車前司馬十四人旅賁五十人又曰縣侯漢官也自縣侯而下通號列侯金章紫綬朝服進賢三梁冠官品第三光武中興論功封大功臣吳漢鄧禹各四縣賈復朱浮三縣

耿弇等二十九人又縣侯有家承庶子之官列侯皆亦如之

漢官解詁曰列侯金印紫綬以賞其有武功大者食縣邑小者食鄉亭得臣其所食吏民本爲徹侯避武帝諱曰通侯舊時文書或爵通侯是也後更曰列侯今俗人或都言諸侯乃王爾非此也列侯歸國不受茅土不立宮室各隨貧富

環濟要略曰爵有五等公者無人也故文比公爲公又曰伯把也持政事也又曰子猶孳孳恤下之稱也又曰男任也任治事受王命爲君也

周書曰能移於衆與百姓同謂之公又曰能樹名生物與天道俱謂之侯

謚法曰執應八方曰侯

孝經援神契曰侯侯也所以守蕃也

詔梁任昉初封諸功臣詔曰草昧權輿事深締構康俗成務義在庇民自非羣才並軌文武宣翼將何以啓茲景祚弘此帝圖或運籌帷帳經啓王業或攻城略野殉義忘生或股心爪牙折衝禦侮忠勤茂德夷險一致並宜建國開宇蕃屏王室山河之誓永永無窮

善類身 主爵者之五
論後魏王粲爵論曰依律有奪爵之法此謂古者爵行之時民賜爵則喜奪爵則懼故可以奪賜而法也今爵事廢矣民不知爵者何也奪之民亦不懼賜之民亦不喜是空設文書而無用也今誠循爵則上下不失實而功勞者勸得古之道合漢之法以貨財爲賞者不可供以復除爲賞者租稅損減以爵爲賞者民勸而費省者故古人重爵也

晉陸機五等論曰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廣廣不可以偏制重不可

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廣終乎因人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疎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知其爲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於悅下爲已在乎利人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禦暴故疆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民無所寄霸王之志降及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慶獨饗其利

主憂莫與共害雖速亡趣亂不必一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經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闇土崩之爲痛漢矯秦枉大啓侯王境土逾溢不遵舊典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違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夷於黜徙西京疾於東帝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

親戚封

左氏傳曰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邴霍魯

衛毛聃邴雍魯滕畢原鄆郈文之昭也邾晉應韓武之穆也凡將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

毛詩曰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又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於海邦淮夷來同

史記曰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予虞曰以唐封汝史佚因言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

漢書曰漢興之初尊王子弟大啓九國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蕃國大者跨州兼郡連

書之類
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諸呂之難賴於諸侯也
孟子曰象至不仁封諸有庠仁人之於其弟也不藏
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愛之欲
其富也封之有庠者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
可謂親愛之乎

詔魏明帝詔曰古之帝王封建諸侯所以蕃屏王室
也詩不云乎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秦漢繼周或強或
弱俱失厥中大魏創業諸王開國隨時之宜未有定
制非所以永為後法也其改封諸王皆以郡為國
梁任昉武帝追封永陽王詔曰亡兄德履冲粹識業

深通徽聲善譽風流籍甚道長世短清塵緬邈感惟
既往永慕慟心可追封永陽郡王又追封丞相長沙
王詔曰夫褒崇名器率由舊章光昭德祀永世作則
亡兄道被如仁功深微管懸諸日月久而彌新故能
拯龜玉於已毀導涸源於將塞今理運惟新賢戚並
建感惟永遠觸目崩心可追封長沙郡王又追封衡
陽王桂陽王詔曰亡弟暢風標秀物器體濔宏朱方
之役盡勤王事策出無方物惟不賞亡弟融業行清
簡風度閑綽蚤優名輩夙廣令聞朕應天紹命君臨
萬寓祚啓郇滕感興魯衛事往運來永懷傷切暢可

追封衡陽郡王融可追封南陽郡王又封臨川安興
建安等五王詔曰神州帝城冠冕列岳渚宮樊鄧形
勝是歸居中作衛翼宣戎重隆茲寵號寔允舊章並
非親勿居惟賢斯授宏朕之介弟早富德譽董一蕃
政緝是嘉庸國禮家情瞻寄隆重季風穎雋邁誠業
標簡任居蕃翰政以化成偉體韻淹穆神寓凝正經
綸夷險叅贊王業

陳徐陵始興王詔曰漢祖天倫伯叔追封晉元世系
琅邪傳國仰惟二后重光率由前典朕昔因蕃次蒙
繼本宗分在要荒久離寒燠天嘉紹祚別命皇枝歸

自嶠函禮隔登獻每至霜庭可履矚垣寢而懷悲風
樹鳴條望章陵而增感今嗣王垂德獲罪慈訓永言
主奠宜自朕躬但國步時艱皇基務切復奉家業升
纂帝圖重違情禮言深哽慟可以第二皇子升陵爲
始興王

策漢武帝使御史大夫策諸子立閼爲齊王曰於戲
小子閼受茲青社朕承祖考道惟稽古建爾國家封
于東土世爲漢蕃輔於戲念哉共朕之詔唯命不子
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爲君子無怠爾
心允執其中又立子旦爲燕王曰小子旦受茲元社

建爾國家封于北土又立子胥爲廣陵王曰小子胥
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戰戰兢兢乃惠乃慎
無伺好佚無適小人

章魏陳王曹植改封陳王謝恩章曰臣既弊陋守國
無效自分削黜以彰衆誠不意天恩滂霈潤澤橫流
猥蒙加封茅土既優爵賞必重非臣虛淺所宜奉受
非臣灰身所能報塞又封二子爲公謝恩章曰詔書
封臣息男苗爲高陽鄉公志爲穆鄉公臣伏自惟文
無升堂廟勝之功武無摧鋒接刃之効天時運幸得
生貴門遇以親戚少荷光寵竊位列侯榮曜當世顧

影慙形流汗反側洪恩罔極雲雨增加旣榮本幹枝
葉并蒙苗志小豎旣頑且稚猥荷列爵並佩金紫施
崇一門惠及父子

齊謝朓爲宣城公拜章曰惟天爲大日星度其象謂
地蓋厚河岳宣其氣斯冕旒所以貞觀袞職所以代
終慙下穆而上尊豈南征而北怨何以克詠九歌載
宣七德銘彼旗裳勒斯鍾鼎

表陳思王曹植謝初封安鄉侯表曰臣抱罪即道憂
惶恐怖不知刑罪當所恨齊陛下哀愍臣身不聽有
司所執待之過厚即日於延津受安鄉侯印綬奉詔

書之類聚 圭臬奇卷之五十一
之日且懼且悲懼於不脩始違憲法悲於不慎速此
貶退上增陛下垂念下遺太后見憂臣自知罪深責
重受恩無量精魂飛散忘軀殞命云

齊謝朓封甄城王表曰臣愚駑垢穢才質疵下過受
陛下日月之恩不能摧身碎首以荅陛下厚德而狂
悖發露始干天憲自分放棄抱罪終身苟貪視恩無
復稀幸不悟聖恩爵以非望枯木生葉白骨更肉非
臣罪戾所當宜蒙俯仰慙惶五內戰悸奉詔之日悲
喜參至雖因拜章陳荅聖恩下情未展又轉封東阿
王謝表曰奉詔太皇太后念雍丘下濕少桑欲轉東

阿當合王意可遣人按行知可居否奉詔之日伏增
悲喜臣以無功虛荷國恩爵尊祿厚用無益於時脂
車秣馬志在黜放不圖陛下天父之恩猥宣皇太后
慈母之念遷之陛下幸爲久長計聖旨惻隱恩過天
地臣在雍丘劬勞五年左右罷怠居業向定園果萬
株枝條始茂私情區區實所重棄然桑田無業左右
貧窮食財餬口形有裸露臣聞古之仁君必有棄國
以爲百姓況乃轉居沃土人從蒙福江海所流無地
不潤雲雨所加無物不茂若陛下念臣入從五年之
勤少見佐助此枯木生華白骨更肉非臣之敢望也

饑者易食寒者易衣臣之謂矣

吳胡綜請立諸王表曰受命之主繫天而王建化垂統爲一代制雖禮有損益事有質文至於崇建懿親列土封爵內蕃國朝外鎮天下古今同契其揆一也周室之興寵秩子弟姬姓之國五十有五諸王子受國者漸多光武中興四海擾攘衆諸制度未徧而九子受國明章卽位男則封王女爲公主故詩曰旣受帝祉施于子孫陛下踐阼以來十有二載皇后無號公主無邑臣下歎息遠近失望是以屢獻愚懷依據典禮庶請具陳足寤聖心深辭固拒不蒙進納恐天

下有識之士將謂吳臣闇於禮制不知陛下謙以失之也加今仰夏盛德在上大吳之慶於是乎始開國建號吉莫大焉唯陛下割謙謙之德副兆民之望留臣祐許天下幸甚

晉孫毓賀封諸侯王表曰臣聞軒轅二十五宗黃祚以繁姬姓建國七十周過其_歷故禦侮莫如同德伏惟陛下聖哲欽明稽乾作則超五越三與靈協契天祚明德克昌祚胤秦王楚王淮南王光濟碩美冠于羣后改建大國分鎮方岳皇太子皇孫並啓土宇培敦潼索制_宏往代內輸皇畿外蕃九服羣生仰德向

風懷義率土臣妾莫不稱慶

梁任昉爲蕭侍中拜襲封表曰詔書拜臣襲封竟陵郡王臣以凡庸素乏才植皇朝尚德詔爵惟賢遂復出脩職貢人頒卿士但有道之守海外重局蕃籬近甸無勞擊柝仰閱舊章俯增私感報國承家豈云萬一

〔奏〕宋傅亮尚書八座封諸皇弟皇子奏曰臣聞懿親廣樹聖主所先明德並建古之休典所以維城皇代盤石帝基內衛畿服外綏四海者也第某皇弟皇子等神姿穎哲大成俱茂地均魯衛德兼庸賢顯進徽

號啓建疆宇〔宏〕道作屏光翰邦家並可封郡王

宋謝莊爲尚書八座封皇子郡王奏曰臣聞桐珪睦親書河汾之策賜帶懷賢敬東平之祚諒以訓經終始義洽垣墉第某皇弟等器彩明敏令識穎悟並宜憲章前典光啓祚宇作屏王室式雍帝載臣等參議可封郡王

功臣封

周官曰司勲掌六卿賞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勲國功曰功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

史記曰古之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
勲以言勞 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曰曰閱又曰
武王克紂太公之謀居多於是武王封尚父於齊營
〔上〕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叛周乃使召康公命太
公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
得征之齊由此征伐大于諸國又曰召公奭與周同
姓武王之滅紂封召公于燕其在成王時自陝以西
召公主之自陝而東周公主之又曰鬻熊事周文王
早卒當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嗣乃封其後熊繹
於楚又曰晉獻公伐霍耿魏滅之因以魏封畢萬爲

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
始賞天啓之也又曰陳完奔齊懿仲欲妻之卜之吉
曰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
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之完卒
謚爲敬仲六世而至田常田常弑簡公立簡公弟爲
平公乃割齊安平以東爲已封邑始大於齊

漢書曰漢五年剋項天下乃平始論功侯者百四十
有三人時人民散亡大侯不過萬戶封爵之誓曰使
黃河如帶太山如礪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
之盟藏之宗廟副在有司又曰陳平凡六出奇計輒

益封凡六益家又曰高祖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賜姓劉氏又曰項羽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公得之乃自到王翳取其頭揚喜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一體故分其地以封五人皆列侯東觀漢記曰上謂耿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不過櫟陽萬戶邑夫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爾又封竇融曰率厲五郡積兵羌胡畢至兵不血刃而虜土崩瓦解功旣大矣篤意分明斷之不疑吾甚嘉之其以六安安豐陽泉蓼安風四縣封融爲安豐侯又曰三輔豪傑入長安攻未央宮庚戌殺莽於

漸臺東海公賓就得其首傳詣宛封滑侯又曰班超定西域五十餘國乃封超爲定遠侯

魏志曰夏侯惇文帝追思惇功欲使子孫畢侯分邑千戶賜惇七十二孫皆關內侯惇弟廉及子楸素列侯又曹真字子丹以功封邵陵侯曹真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並事太祖早亡真愍之乞分食邑封遵等子曰大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晏平久要之分聽分賜遵等子爵關內侯及真薨明帝悉封真五子皆列侯又曰太祖表封荀彧爲萬歲亭侯太祖又與彧書曰君之相匡弼君之相爲舉人君之相與建計君

之相密謀亦已多矣大功未必野戰也十二年復增
邑合二千戶又曰太祖表封荀攸曰前後剋敵皆攸
之謀也於是封攸陵樹亭侯又曰太祖自柳城還過
攸舍稱攸前後謀曰昔高祖使張子房自擇齊三萬
戶今孤亦欲自擇所封又曰郭嘉字奉孝冀州平封
洧陽亭侯及薨太祖表曰良策未決嘉輒成之平定
天下謀功爲高宜增邑并前千戶又曰任峻字伯遠
爲典農中郎大興屯田軍國致饒太祖以峻功高表
封都亭侯又曰朱靈字文博封鄆侯文帝曰將軍佐
命先帝威過方邵平王所志願勿難言靈謝曰高唐

宿所願乃更封高唐侯

詔後漢獻帝詔勅鎮東將軍領兖州牧費亭侯故特
進顯授上將鈇鉞之任復食舊土雙金之寵董統一
州委成之重榮曜昭示亦以優崇投節效命自百之
秋也又詔書拜鎮東將軍襲費亭侯曹操業履忠貞
輔幹王室頃遭凶暴海內離析操執義討截黃巾爲
國出命夫祿以賞功罰以紂否今以操爲鎮東將軍
領兖州牧襲父費亭侯嵩爵并印綬符策

魏文帝冊孫權太子登爲東中郎封侯文曰蓋河洛
寫天意符讖述聖心昭晰著明與天談也故易曰河

書之類易 封爵音義卷之五十一
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孫將軍歸心國朝忠亮之節
同功佐命而其子當爲魏將軍著在圖讖猶漢光武
受命李氏爲輔王梁孫咸並見符緯也斯乃皇天啓
祐大魏永令孫氏仍世爲佐其以登爲東中郎將封
縣侯萬戶昔周嘉公旦祚流七胤漢禮蕭何一門十
侯今孫將軍亦當如斯若夫長平之榮安豐之寵方
斯蔑如

陳徐陵進武帝爲長城公詔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
皇王盛則所謂元龜司空公南徐州刺史長城縣開
國侯諱志懷寅亮風度宏遠體文經武明允驚誠曩

者率五嶺之疆兵誅四海之讎敵固以勒功彝鼎書
勲太常克定京師勤勞自重自鎮撫粉榆永寧豐沛
東涼旣息北蔡無歸代馬燕犀氣雄天下裹糧坐甲
固敵是求方欲大討於秦嶠敦脩於與睦叶謀上相
爰納朕躬思所以敬答忠勲用申朝典可進爵爲長
城縣公

表宋謝靈運謝封康樂侯表曰昔強互暴虐恃僭
紀旣噬五都志吞六合遂陷沒西河傾覆南漢凌籍
紀郢跨越淮泗于時策畫惟疑地險已謝咸懼君臣
同泯有生無餘亡祖奉國威靈董符戎重盡心所事

重刊類易 卷之三十一
剋黜禍亂功參盤鼎胙土南服逮至臣身值遭泰路
日月改暉榮落代運輸稅唐化生幸無已不悟天道
下濟鴻均曲成乃眷遐績式是興徵分虎鈿龜復顯
茅土鳴玉拖紱班景元勲澤洽往德恩覃來胤永惟
先蹤遠感崩結豈臣阡弱所當忝承臣聞至公無私
甄善則一皇恩遠被殊代可侔是以信陵之賢簡在
高祖之心望諸之道復獲隆漢之封觀史歎古欽茲
盛美豈謂榮渥近霑微躬傾宗殞元心識其會酬恩
答厚罔知所由

宋顏延之謝子竣封建城侯表曰伏見策書降錫息

竣開國建城縣侯爵踰三等戶越兼千生邀洪禮身
茂盛世闔宗革聽盡室改觀誠慙末品誤參其泰臣
聞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忠教善信臣實負其前誥能
仕志政竣固暗於明試徒以數遇會昌消憂啓聖幸
與靈祚福德共從義勲分賞執珪登朝析金受邑慶
重慮愆恩往懼積非臣耄蔽所任圖報豈竣庸薄所
能奉服

梁沈約謝封建昌侯表曰陛下投袂萬里拯厥塗炭
臣雖心不吠堯而迹淪桀犬此則王業始基臣所不
與徒荷日月之私竟無蒸燭之用天命元鳥非止今

日受命作周其來久矣雖復備數樂推與同謳頌而誠微弱草效闕纖塵遂班山河之誓叨佐命之賞亦何以慰悅帷帳酬報爪牙

遜讓封

左氏傳曰會于戚討曹成公也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遂逃奔宋又曰吳諸樊旣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諸侯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君子曰能守節也誰敢姦君有國非吾節也棄其室而耕

韓子曰楚莊王旣勝晉于河雍歸而賞孫叔敖叔敖請漢間之地沙石之處楚國之法祿臣再世收唯叔敖獨存九世而祀不絕

漢書曰韋賢薨子元成當爲嗣心知非賢卽乃佯狂妄語笑旣葬當襲爵元成素有名疑其欲讓兄遂奏劾之元成不得已乃受侯爵

東觀漢記曰竇融數辭爵位又上疏曰臣有一子質性頑鈍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諸侯之國哉他日會見通詔曰欲讓職還土今相見不宜論也又曰桓榮卒子郁當襲爵讓於兄子顯宗不許不得已受封

而悉以租入與之又曰丁綝從上渡河及封功臣上令各言所樂謂綝曰諸將皆欲縣子獨求鄉何也曰綝昔孫叔敖勅其子受封必求礪确之地今綝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上從之封爲定陵新安鄉侯後徙封陵陽侯又曰張純臨終謂家丞曰吾無功於時猥蒙爵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爵子奮上詔奮嗣爵奮稱純遺旨固不肯受帝以奮違詔收下獄奮乃襲封又曰帝欲封樊興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今天下缺望上嘉興之讓不奪其志又曰上欲封諸舅馬太后輒斷

絕曰計之孰矣有疑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卧而欲封爵違逆慈母之拳拳吾素剛急有冒中氣不可不慎穰歲之後唯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知政

魏志曰田疇從太祖入盧龍塞太祖獨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太祖語惇曰且往以情喻之荅曰豈可賣盧龍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疇疇獨不愧於心乎涕泣橫流惇具荅太祖太祖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爲議郎

晉起居注曰故南城侯羊祐固辭歷年志不可奪身

沒讓存遺操益厲此亦夷齊所稱賢也今聽復本封以彰厥美

表齊謝朓爲齊明帝讓封宣城公表曰如其懸旌灞澹刷馬伊穀灑酒望屬車之塵整笏侍升平之禮陛下訐謨元覽欽若宏圖鑒臣匪躬共申彝訓雖量能之請近遂微躬則宏長之風足軌來世

梁簡文帝爲子心讓當陽公表曰日蝕之餘無黃童之對荷戟入榛異子烏之辯遂復早建茅社夙開井賦爵列五等綬參四色又帝爲子大款讓石城公表曰詭對鶴書俯羞鴉翼臣生處深宮未覲焦原之險

不出戶庭豈觀砥柱之峻臣聞坳塘汎水豈議大瀆之流覆簣爲峯終垂小魯之說又爲長子大器讓宣城王表曰襄野之辯尚對軒君宏羊之計猶干漢主徒以結慶璿源乘陰霄極一日千里困騏驥之馳高陰百尺藉雲崖之遠熙祖流聰慧之稱方建臨淮之國元仲表岐嶷之姿乃啓平原之封南郡奧部春穀名區民化仲翔之俗山峻陵陽之嶺而綠車赤綬交映相暉金璽銀券炤灼光彩

梁江淹爲齊高帝讓進爵爲王表曰昔慮思勤夏不別殊物之錫晉叔臣周豈頒上公之典魯蕃懿親裁

三

虔奉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寧容復徼榮於愧耻

君臣之道綽有餘裕苟曰易照敢守難奪

二
一
宏達堂校梓

慈於裂壤竊步丹墀希收寵於開賦昔竄命窮雉難
迫勢孤沈板末難負戶非切及顧溫青之館懼結尊
慈之懷累葉喁喁舉門惴惴臣事逼君親理非外禮
實賴朝謨謹肅宰略遐震奔鯨外剿臣何力焉幸得
扶老携弱重出幽堵還軸歸驂再踐鄉路豈可資國
肯以邀其功因家功而饗其報遂使甘霜受電之心
有同於飾請皎日大河之志匪殊於貌謁

晝魏武帝上書讓增封曰無非常之功而受非常之
福是用憂結比章歸聞天慈無已未即聽許臣雖不
敏猶知讓不過三所以仍布腹心至于四五上欲陞

下爵不失實下爲臣身免於苟取又上書讓封曰臣
誅除暴逆克定二州四方來貢以爲臣之功蕭相國
以關中之勞一門受封鄧禹以河北之勤連城食邑
考功効實非臣之勲臣祖父中常侍侯時但從輦扶
翼左右旣非首謀又不奮戟並受爵封暨臣三葉臣
聞易豫卦曰利建侯行師有功乃當進立以爲諸侯
也又訟卦六三曰食舊德或從王事謂先祖有大德
若從王事有功者子孫乃得食其祿也伏惟陛下垂
乾坤之仁降雲雨之潤遠錄先臣扶掖之節採臣在
戎犬馬之用優策褒崇光曜顯量非臣庀頌所能而

堪又上書讓費亭侯曰臣伏讀前後策命既錄臣庸才微功乃復退述先臣幽讚顯揚見得思義屏營怖懼未知首領所當所授故古人忠臣或有連城而不辭或有一邑而違命所以然者欲必正其名也又莫制諸侯國土以絕子孫有功者當更受封君行增襲其有所增者謂國未絕也或有所襲者謂先祖大功也數未極無故斷絕故追紹之也臣自三省先臣雖有扶輦微勞不應受爵豈逮臣三葉若錄臣關東微功皆祖宗之靈祐陛下之聖德豈臣愚陋何能克堪又上書讓增封武平侯及費亭侯曰伏自三省姿質頑

素材志鄙下進無匡輔之功退有拾遺之美雖有犬馬微勞非獨臣力皆由部曲將校之助陛下前追念先臣微功使臣續襲爵土祖考蒙光照之榮臣受不貲之分未有絲髮以自報効昔齊侯欲更晏嬰之宅嬰曰臣之先容焉臣不足以繼之卒違公命以成私志臣自顧省不克負荷食舊爲幸雖上德在宏下有因割臣三葉累寵皆統極位義在殞越豈敢飾辭

外戚封

史記曰武帝衛后弟青封長平侯四子皆封侯貴震天下

天下歌曰

生男無喜生女勿怒獨不見衛青子夫霸

天下

漢書曰漢興外戚與定天下侯者三人后父據春秋
襄紀之美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恩浸廣博矣又曰高
祖封吕后父吕公爲臨泗侯兄澤爲周吕侯又曰文
帝封后弟薄昭爲軹侯又封齊淮南王舅駟鈞等二
人爲侯又曰景帝封太后弟姪竇廣國爲章武侯竇
彭祖爲南皮侯竇嬰以破吳楚功封魏其侯后弟王
信爲益靜侯又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譚爲平阿侯商
成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立紅陽侯五人同日
封故世謂之五侯又曰武帝封太后同母弟田蚡爲

武安侯勝周陽侯皇后姊子霍去病伐匈奴封冠軍
侯

東觀漢記曰馬防兄弟三人各六千戶防爲潁陽侯
特以前參醫藥勤勞綏定西羌以襄城羹亭一千二
百戶增防防身帶三綬寵貴至盛又光武封新野王
子鄧泛爲吳侯伯父皇皇考姊子周均爲富波侯追
封外祖樊重爲壽張侯重子丹爲射陽侯孫茂爲平
望侯彝鄉侯從子冲更父侯后父陰隆宣陽侯子識
原鹿侯就爲信陽侯皇考女弟子來歙征羌侯弟由
宜西侯以寧平公主子李雄爲新市侯后父郭昌爲

陽安侯子沅縣曼侯兄子竟新鄴侯匡發于侯以姨子馮邯爲鍾離侯又曰明帝封太后弟陰興爲鮦陽侯子傅隱強侯陰盛爲無錫侯楚王舅子許昌龍舒侯又曰鄧訓自中興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東京莫比

魏志曰文帝欲追封太后母父尚書傳羣議自古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議是也

表晉庾亮讓封公表曰觀聖賢之於名爵敬戒之甚重豈先哲宜重之於古而聖朝可輕之於今耶譬猶

迴太陽以消湛露運滄海以灌燎火其功易成其事易立

婦人封

左傳曰晉敗齊師齊侯遂自徐關入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嬖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銳司徒免乎曰免矣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旣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封之石窳

陳留風俗傳曰封**仁**者高祖與項氏戰厄於延鄉有翟母者免其難故以延鄉爲封**仁**縣以封翟母焉

表魏陳王曹植謝妻改封表曰璽書今以東阿王妃

爲陳王妃并下印綬因故上前所假印以其拜授書以卽日到臣輒奉詔拜其才質底下謬同受私遇寵素食臣爲其首陛下體乾坤育物之德東海含容之大乃復隨例顯封大國光揚章灼非臣負薪之才所宜克當非臣穢黷所宜蒙獲夙夜憂歎念報罔極洪施遂隆旣榮枝幹猥復正臣妃爲陳妃熠燿宜朗非妾婦蠢愚所當蒙被葵藿草物猶感恩養况臣含氣銜佩宏惠沒而後已誠非翰墨屢辭所能報荅

梁沈約謝母封建昌國太夫人表曰伏見詔書以臣母封爲建昌國太夫人慶溢蓬門榮流素族恭荷屏

營罔識攸宜臣稟訓私聞志塗靡立勉以爲義誠有由然輸力致身曾無萬一天慈罔已至德彌光探其私志降此洪澤榮親之至始自微臣率斯道也方流萬物草卉輕命固莫云酬又爲長城公主謝表曰奉策書封妾爲長城縣公主微命降臨慙腆妄竄妾膺靈稟氣育景璇閨弱志易淪柔德難樹雖復式脩姆保莫敢或違而肅雍不著穠華蓋闕不悟宸暉曲漸彝章夙賁籍此恩加遽延典策湯沐光啓珎緄昭被

梁王僧孺爲南平王妃拜改封表曰拜妾爲南平王妃奉命震慙有灼丹寸妾瞻綵望悅且或多慙鏡史

觀圖是焉知愧以茲眇薄有儷蕃儀紉組不聞餽醢
蓋闕不悟元造曲被微渥愈臻改服遍名事華品貴
恩深外郎榮照下庭豈期輜弱所能勝荷

奏宋謝莊爲尚書八座改封郡長公主奏曰臣聞爵
厚懿戚國之恒典景祚旣新禮與時渥永興等七公
主可封郡長公主

尊賢繼絕封

禮記曰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尊賢不過二代武
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蓊封帝堯之後
於祝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殷

之後於宋

左傳曰鄭子產曰昔虞過父爲陶正以服事我先王
先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太姬
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

史記曰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乎得樂臣叔封之囂
鄉號華成君成君毅之後也

漢書曰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必興滅繼絕脩廢舉
逸然後天下歸仁四方之政行焉傳稱武王克殷追
存賢聖至乎不及下車世代雖殊其揆一也高祖撥
亂日不暇給然猶脩祀六國永聘四皓過魏則寵無

忌之墓適趙則封樂毅之後孝武疇咨前代初得周
後復知爵邑元成之間晚得殷世以備賓位又曰武
帝還過洛陽二三代邈遠以其三十里地封周後爲
周子南君又曰高祖功臣侯者子孫驕逸多陷法禁
訖于孝武靡有子遺於是成帝復紹蕭何而哀平之
世復曹參周勃之後又曰元康四年立靳翁夏侯嬰
陳平張良周勃等一百一十八人後紹爵復家也又
漢武元狩中復以鄼戶二千四百封蕭何曾孫慶爲
鄼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報以蕭相國德慶厚也
東觀漢記曰高祖功臣蕭曹爲首有傳世不絕之誼

曹相國後容城侯無嗣朕甚愍焉望長陵東門見二
臣之墓生既有節終不遠身誼臣受寵古今所同遣
使者以中牢禱大鴻臚悉求近親宜爲嗣者頃景夙
紹封以彰厥功

晉陽秋曰夏侯惇魏之元功勲書竹帛昔庭堅不死
猶或悼之况朕受終于魏而可忘其功臣哉其擇惇
近屬封之

晉中興書曰泰元二年興滅繼絕後故陳騫後浩之
爲高平公裴秀後球爲鉅鹿公王沉後朴之爲博陵
公荀勗後軌爲濟北侯何曾後闡爲朗陵侯羊祐後

法興爲鉅平侯又曰元帝紹封魏後曹勵爲陳留王

表魏武帝謝襲費亭侯表曰不悟陛下乃尋臣祖父
厠豫功臣克定寇逆援立孝順皇帝謂操不忘獲封
茅土聖恩明發遠念桑梓日以臣爲忠孝之苗不復
量臣才之豐否旣勉襲爵邑忝厥祖考復寵上將鈇
鉞之任兼領大州萬里之憲內比鼎臣外參二伯身
荷兼紱之榮本枝賴無窮之祚也昔大彭輔殷昆吾
翼夏功成事就乃備爵錫臣束脩無稱統御無績比
荷殊寵策命褒績未盈一時三命交至雙金重紫顯
以方任雖不識義庶知所尤又郭嘉有功臣死宜追

贈封表曰臣聞褒忠示寵未必當身念功惟績恩隆
後嗣是以楚宗孫叔敖顯封厥子岑彭旣沒爵及枝
庶誠賢君殷勤於清良聖祖敦篤於明勲也故軍祭
酒洧陽亭侯潁川郭嘉立身著行稱成鄉邦與臣參
事盡節爲國臣今日所以免戾嘉與其功方將表顯
使賞足以報效薄命天隕不終美志上爲陛下悼惜
良臣下自毒恨喪失奇佐昔霍去病蚤死孝武爲之
咨嗟祭遵不究功業世祖望柩悲慟仁恩降下念發
五內今嘉隕命誠足憐傷

梁任昉爲褚綦代兄襲封表曰一日被司徒符印稱

詔二日許臣兄賁所請以臣詔封南康郡公臣世屬
啓聖運偶時來尚德疇庸先錫土宇臣賁載世承家
兄居長德而量已夙退內事園蔬以臣行達幽明早
酷荼苦賁天倫宜至友愛淳深非直引堵推溫故能
逃迹讓位鞠育提養以及人次事死讓生尚均脫屣
取信十室本若錙銖乃遠謬推恩近霑庸薄能以國
讓宏義有歸匹夫難奪守以勿二昔武始迫家臣之
策陵陽感鮑子之言張以誠請丁爲理屈且大宗絕
緒命臣出續傍統稟承在昔理絕終天永懷情事觸
感崩裂伏惟陛下俯僅孤門哀榮之重爰奪臣賁一

至之輕察其丹款特賜停絕至公允穆微臣剋幸又
表曰近冒披款庶蒙哀亮奉被還詔未垂矜允伏讀
周遑罔寘心誠臣本凡劣身名不限標一善不足以
驗風流存一讓不足以弘進止若乃富埒千駟貴有
邦家二者之來不期而至中人猶其趑趄凡近固宜
勉勗直以門緒有歸長德無二若使賁高延陵之風
臣忘子臧之節是廢德舉豈曰能賢陛下留心孤門
特深追遠故臣窮必呼天憑威咫尺賁嬰疾沉固公
私廢禮逢不世之恩逐良已之志確然難奪有理存
焉臣既承先旨出續傍統受命有資反身何奉叙心

感悼免義迫躬誠賁息霽年將志學禮及趨拜且私
門世適二三攸序若天眷無已必降殊私乞以臣霽
奉膺珪社伏願陛下聖慈曲垂矜慎如蒙哀允施重
含育

周庾信功臣不死王事請門襲封表曰臣聞以法施
民必傳祀典以勞定國必有承家孫叔敖祭酹無聞
有傷良相汝叔齊胤嗣絕沒實貶賢臣謹案大統十
六年格先有封爵死於王事絕嗣者聽以支子繼襲
非死王事不許承封前牒五等功臣皆是勤勞王室
身當患難扞禦災禍翼贊大猷一日遇疾身捐館舍

不幸無胤享祀便絕於禮則不足於義則有傷未求
上林之獵已削其侯不服襜褕之衣先除其國伏惟
皇帝崇德旌庸興亡繼絕聞鼓鼙而思將帥盡雲臺
而念舊臣豈有功存社稷而無後可守事盡忠貞而
無祠可祭周於蕃屏爲約事在世功漢以山河爲誓
義存長久臣聞存人之國大於救人之災立人之後
重於封人之墓竊以殷朝繼及無廢小宗周室興亡
貴存身後紹高密者累葉豈專鄧萬之正胤嗣平陽
者重世何必曹參之嫡孫愚謂生有其勞死非王事
雖在支庶並聽承襲幸使伯有之魂不能爲厲若敖

之鬼其無餒而幽顯對揚人神咫尺

藝文類聚卷第五十一

成都楊懷道校字

